

蘭羅



周瘦鵬主幹



紫羅蘭

上海大東
書局印行

第四卷 第六號

烟香牌盤絞

坐對佳人
飽餐秀色
閒吸名烟
細領美味

▲印白錫包▼



吐血肺癆藥草

文人學士大都伏案作書。胸膈不暢。肺部尤易受病。所謂嘔出心血是也。且肺癆之起。初因寒暖不均。操勞過度。或神思多慮之刺激。遂生咳嗽。咳嗽甚則肺部傷。癆菌乘機侵入。遂患吐血之病。非尋常醫藥所可治療。

吐血肺癆藥草。採自西川。得之不易。功效如神。屢試屢愈。且性溫味澀。質地和平。曾經國民政府工商部註冊審定。及上海特別市衛生局化驗證明。確有殺滅癆菌之特長。誠為治各種肺病之唯一良藥。請君試購一二服。即有奇效。且知斯言之不謬也。

主治

福 肺癆 肺炎 勞傷 肺痿 痰喘 咳嗽
音 婦癆 童癆 新久 吐血 體虛 鬱悶

痰中夾血 損傷吐血 各種肺癆

每服一元
每打十元
(外埠函購寄費加一)

上海英租界孟納拉路八二二號 達生國產製藥公司啟



(請認明封袋上良商標)

大光明影戲院

◀靜安寺路四五號爾登跳舞場原址▶

◀電話三三六八——三三六九▶

●開映有聲影戲之宣言●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之影戲界。爲一大革命之影戲界。樹新旗幟。開新紀元。羣焉趨重於有聲影戲。無聲之影戲。漸成落伍。本院有鑒於此。爰不惜重金。特向美國購得最新式最完備之慕維通有聲機（附維他風）一座。組織極繁複。與前此他家所用者。截然不同。其發音之正確。之優美。之清晰。得未曾有。并已更換特大銀幕。以期盡善。此機之裝置。在上海影戲院中爲開山鼻祖。其精美與偉大。亦可自居首席而無愧色。美國所有最著名之有聲影片。亦已一一在訂購之中。本院抱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志。將以最良好之有聲影戲貢獻於國人。凡百君子。幸垂察焉。

雙龍名茶

本主人向親赴各省名山。選辦各種紅綠名茶。運輸歐美。歷八十餘年。信譽中外。茲為利便國人起見。特在南京路開設雙龍茶店。專售龍井。碧螺。兩前。祁紅。寧州。普洱。雙龍。雙燕。綠等品。以及各種花朶。雙龍牌各種紅綠聽茶。並備有美術鐵聽。福州漆罐。江西磁瓶。竹錫聽子。以便顧客選擇。裝載各茶送禮之用。倘承賜顧。無任歡迎。

雙龍牌各種紅綠聽茶

先施
冠生園

各大公司及各

南京貨
茶食

店均有代售

雙龍茶店謹啓

上海南京路
西首
電話六二四六五

紫羅蘭第四卷第六號目次(一)

圖畫

孤舟

胡伯翔攝

任爾雙棲傍水涯

陳傳霖攝

紅梅與黑兔

劉海粟等合作

花果雜陳

張大千等合作

鐘聲

丁悚攝

芳草美人

丁悚攝

文字

閨詞……吳石華

醉靈日記……陳小娃

虎烈拉……范烟橋

世界上最孤寂的一人……周瘦鷗

一粒痣……林儂琴

吳門話雨記……鄭逸梅

病院中……朱秋





(二) 紫羅蘭第四卷第六號目次

全世界最可驚怖之奇案……………張碧梧

少少許集……………周瘦鵑

▲演說家

消夏雜綴……………楊劍花

革命外史紫蘭女俠……………漱六山房

第六回 激電飛沙神方談妙理
還珠返璧名士出奇謀

荆棘江湖……………姚民哀

第三十六回 熱諷冷嘲激成二虎鬥
尋根究柢追述各家工

方多麥士傳……………張碧梧

第十六回 久別重逢情深似海
新硯初試力大如牛

情書公佈欄

▲伊嫁了

▲女士呀請你拿我從庸人的地位擡

至超人的地位上去罷

▲我的靈魂便不期然的飛到了你的

身旁

▲然吾愛妹之心十年如一日

培德
領帶



培德領帶

為最有信用美術化的領帶
各種襯衫花色數百種

為最完備之西裝用

品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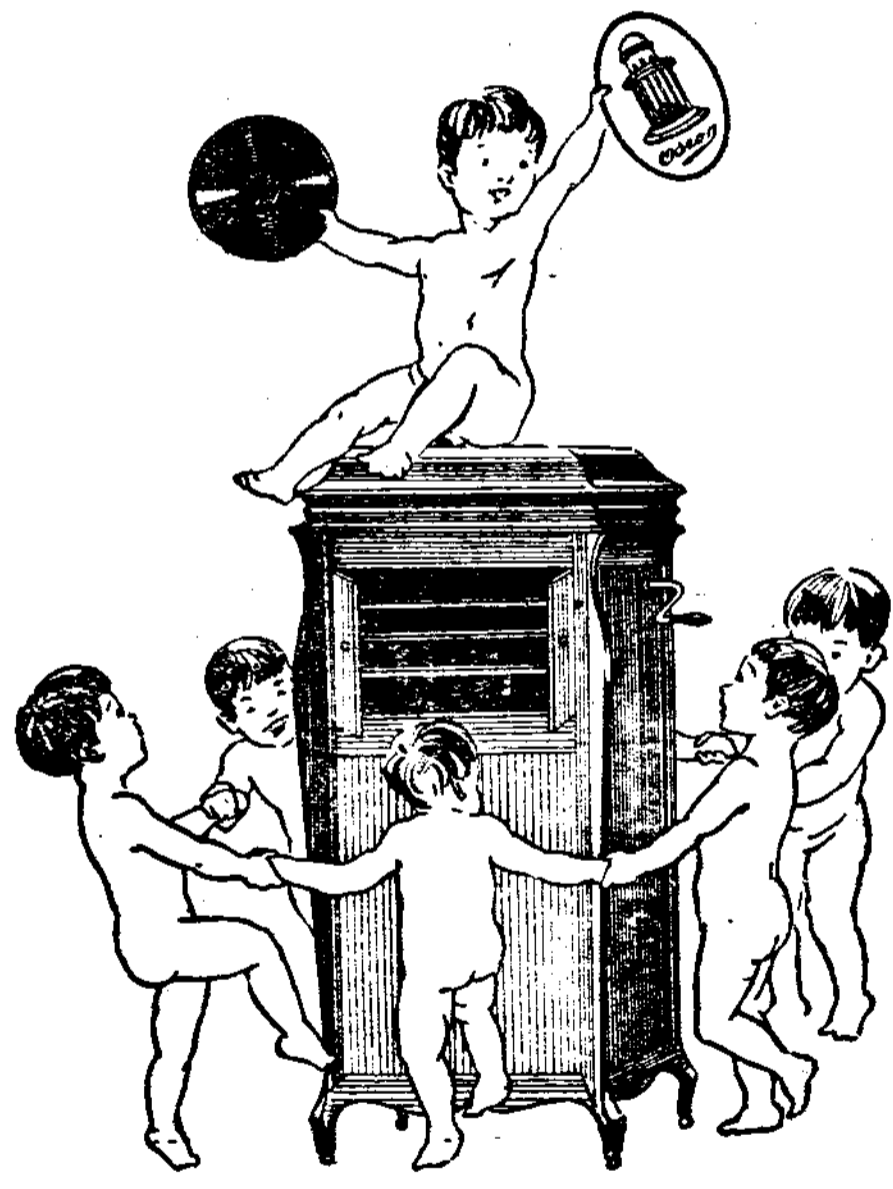
總發行所南京路勞合路

對面大慶里內

分公司四川路九十一號福利對面

高亭唱片銷全· · · 暹皆知· · · 收諸名伶· · · 手名曲· · · 不調高響· · · 歷歷如真· · · 之· · · 家庭備· · · 心· · · 悅· · · 耳· · · 可· · · 以· · · 娛· · · 解· · · 悶· · · 消· · · 愁· · · 家· · · 不· · · 可· · · 也· · · 備· · · 之· · · 恩· · · 物· · · 也· · ·

高亭唱片為家庭中唯一恩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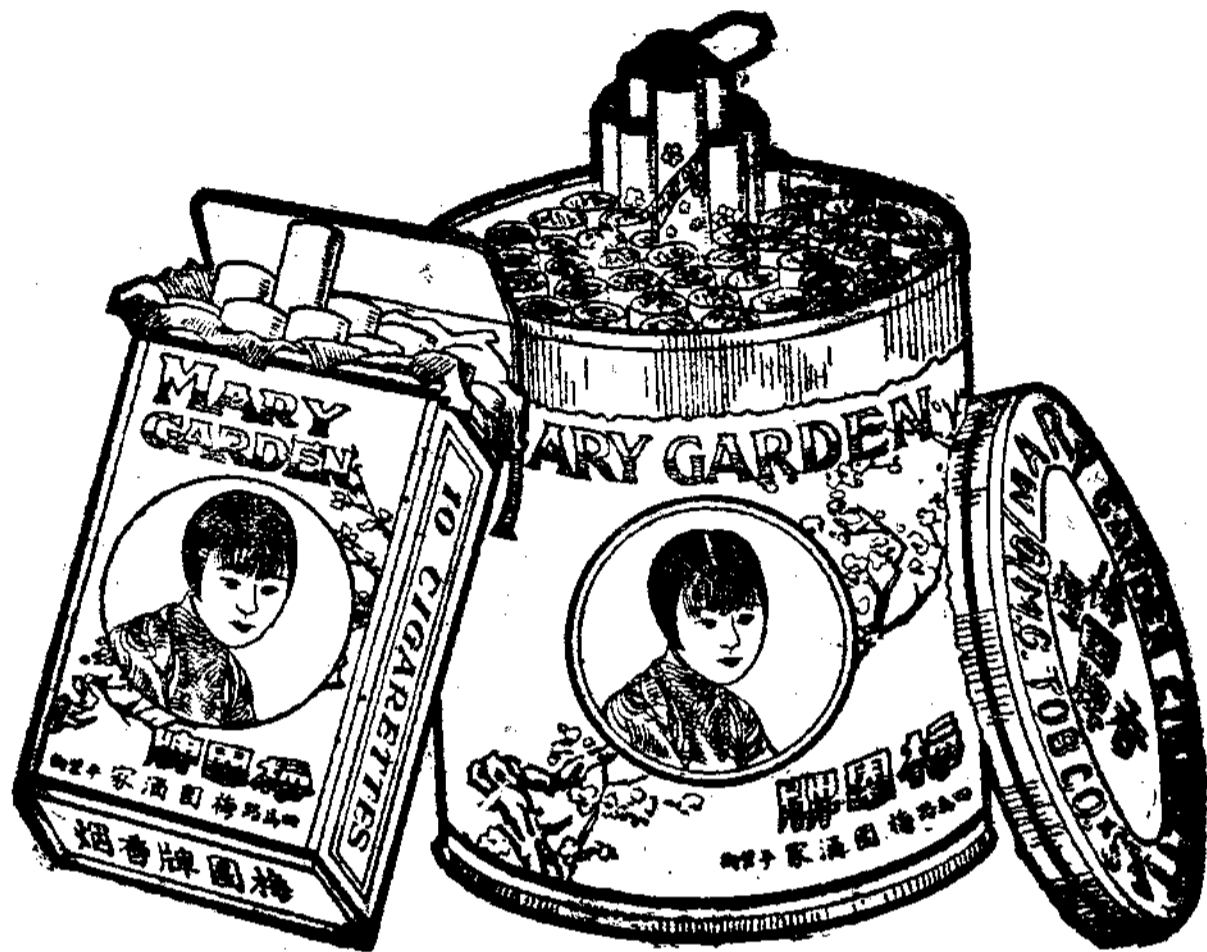
本公司所製新裝
為中國婦女服飾之源泉

創中國未來的美的裝束

上海靜
安寺路
斜橋總
會對面

雲裳公司

上海唯一婦女服裝商店



■異軍突起之梅園牌香煙

梅園牌香煙為香煙
 中精品·煙絲鮮艷
 ·煙味醇和·
 吸梅園牌香煙·如
 坐園苑中賞梅花·
 得色香俱美之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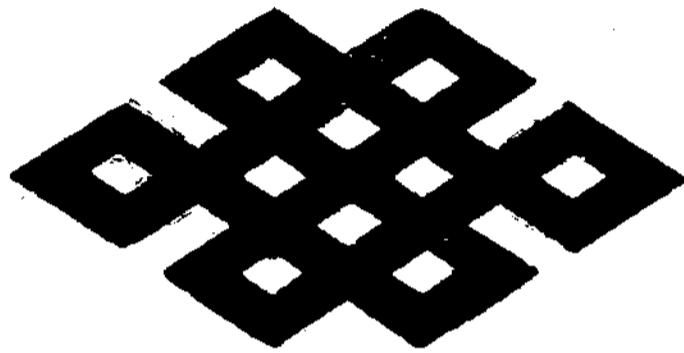
總發行所上海
 四馬路平泉街口
 梅園酒家

八吉老牌橡皮鞋套

註冊商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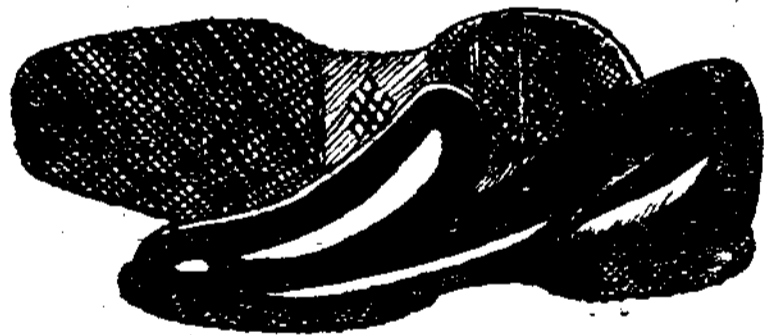
係國貨中之首創者

為天雨不可少之物



八吉牌鞋套的優點

質地柔韌
式樣優美
製造精良
售價低廉



▲批發所
東棋盤街大誠記
法大馬路巨泰及
興聖街鴻泰及
其他百貨公司
各洋貨號均有
出售

上海塘山路底 電話東三六二
義昌裕記橡皮鞋製物有限公司出品

五洲 爽身粉



是出類拔萃
之國貨
其質細膩
其香濃郁
愛用國貨
士女請試之

亞林 疫防臭水

夏令氣候炎熱凡百蟲豸莫不飛揚
跋扈每日以亞林臭水少許和以清
水化成乳白色裝入噴筒或澆壺於
陰溝壁角牆根廁所及風日不透之
處消毒防疫滅菌除穢講求衛生者
不可不用也

地球牌 殺蚊盤香

殺蚊盤香係用自種除蟲菊製成長
夜燃點不傷腦筋而烟氣濃厚每點
一盤蚊蠅觸着烟味立即墮斃萬靈
萬應一試立知

上海五洲大藥房發行
各埠藥房均有分售

大家同喜

老翁吸大喜
活到九十幾

奶奶吸大喜
養個胖兒子

商人吸大喜
營業多順利

小兒吸大喜
媳女好個嫁

伍拾枝裝大喜
十枝裝大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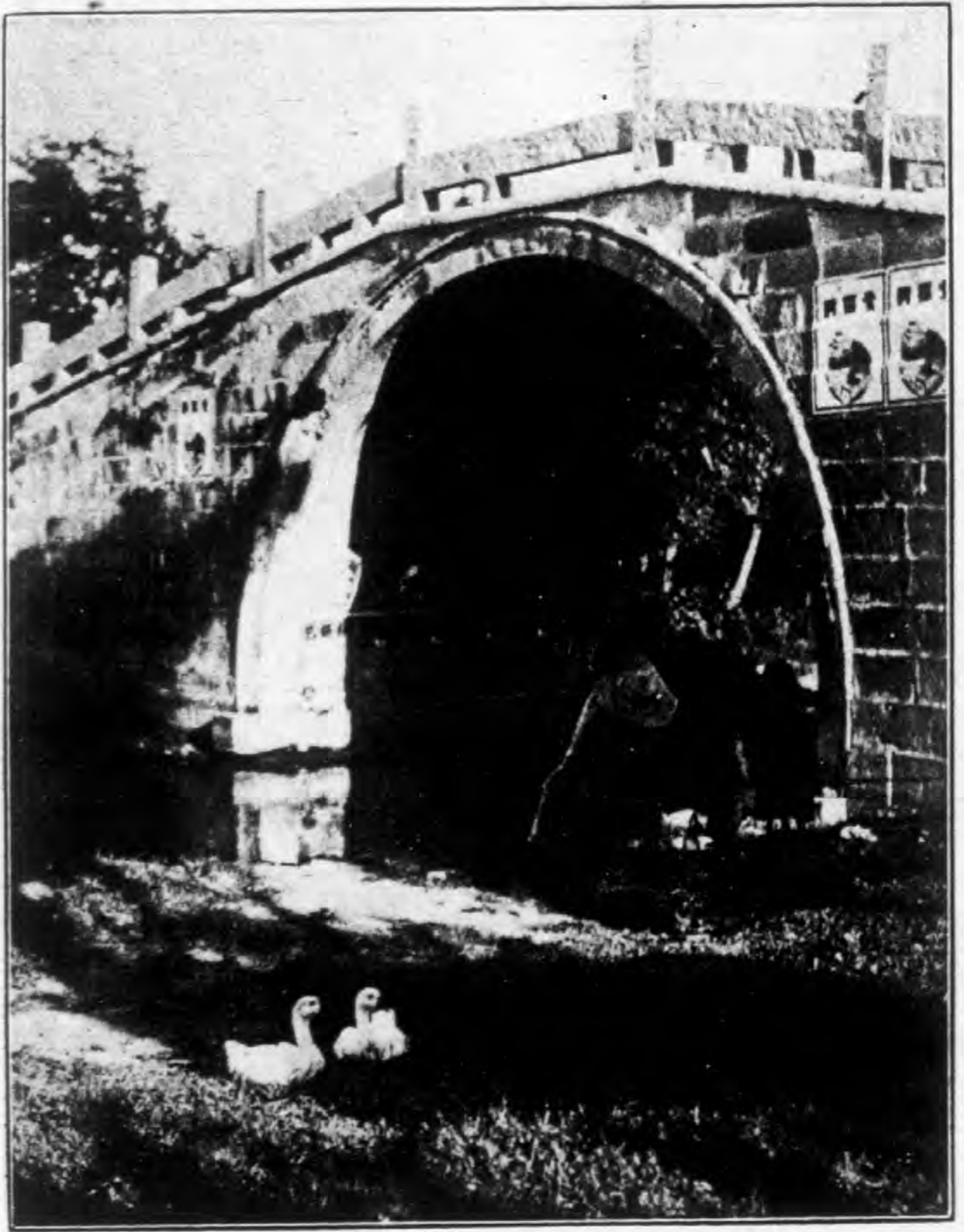
南兄弟公司
廣州 1927

老媪吸大喜
年年添孫子



孤舟

胡伯翔於太湖



任爾雙棲傍水涯

陳傳霖攝



華成煙公司出品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雙喜牌
 雙喜
 雙喜



曼殊遺集

周瘦鵬編纂



于右任先生 題眉
 包天笑先生 題眉
 王西神先生 題簽
 陳蝶仙先生 題眉

曼殊上人的性情和才華是孤僻而又奇麗的所以他的著作也瀟灑絕俗彷彿杏煙鶯啼桃月鶻啼的景象本書為周瘦鵬先生所輯詳細完美和市本不同並且印刷精美訂新體位如果在北晨月午焚香細讀起來便覺得上人的音容笑貌宛然紙上了

目次

弁言	柳亞子
傳	廿七幅
圖	卅四題
詩	卅四題
譯詩	卅四題
書札	卅四題
隨筆	卅四題
序跋雜文	卅四題
小說	卅四題
▲梵創記·絳紗記	卅四題
記·斷鴻零雁記	卅四題
附錄	卅四題

計百餘種
不及備載

全書一冊道林紙印精裝燙金硬面實售一元二角外埠郵費八分半


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發行

家 庭 幾 何 學

嬰孩自己藥片等於醫生證明者江蘇奉賢楊理岡君楊君之證言如左「小兒前患積食便秘以致面黃肌瘦自購服孩嬰自己藥片後此病頓愈服法簡便金錢節省常備數瓶不啻聘一良醫在家緩急可保無慮蓋此藥片實為嬰孩各病之無上良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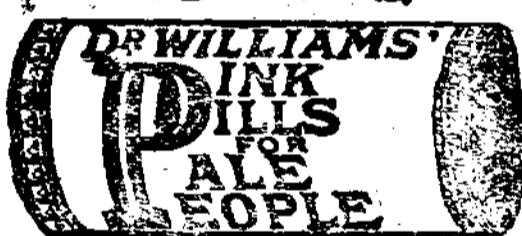
小兒藥市上雖多然大抵皆是成人之藥將其劑量稍行減少而已嬰孩自己藥片則不然乃專為小兒而製故純潔和平適合小兒身體凡有兒女之家一試便知其為小兒積食肚痛便秘嘔吐發熱泄瀉傷風痰厥出牙蛔虫等症之無上良藥也定價每一瓶六角六瓶三元遠東總發行上海江西路六十號章廉士醫生藥局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如 意 膏




章 廉 士


大 醫 生 紅 色 補 丸



章 廉 士 紅 色 清 導 丸



嬰 孩 自 己 藥 片



顧 影 自 憐

美人之顧影自憐其美也若夫而疹斑剝則自憐者憐其醜耳女子如是男子亦然故如意膏療膚之功無分男女

四川成都青石橋南街一百另七號李君次壬云「鄙人面部患紅疹燥癢異常諸藥無效日漸蔓延最後採用如意膏未及一週完全告愈此膏誠皮膚各症之聖藥也」

如意膏涼爽潤膚而又生肌消毒係章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章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匣大洋六角每六匣大洋三元郵力在內收用郵票

詞 闕

華·石·吳·

減字木蘭花

橫波一翦·慣向碧桃花底
見·明月紅樓·恰好珠簾盡
上鉤·笛聲吹盡·怎奈一
帆風又緊·酒醒今宵·知在
垂楊第幾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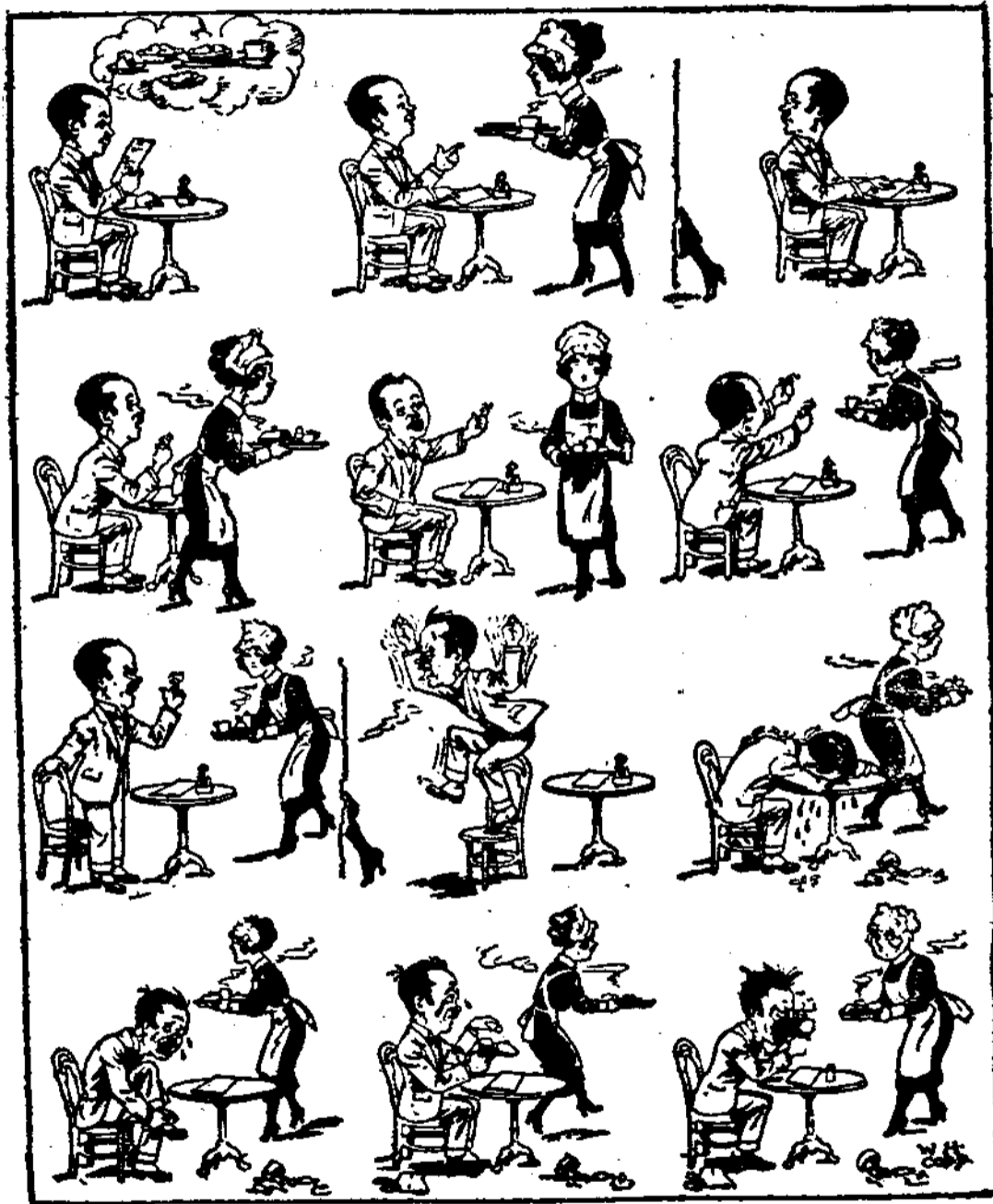
清平樂

無愁丰韵·飛燕誇輕俊·
下了鞦韆雙頰暈·款步花陰
未穩·湘雲翠地裙拖·東
風吹烏衣羅·驚是小名誰喚
·回頭卻罵鸚哥·




待以腹枵

英國
滑稽
畫



記日靈醉

陳·小·捷·

 昨問翠妹。凡習一藝。宜超絕頂。抑可中道止。翠云。甯不聞汝畫之戒。予曰。凡藝在將成未成之際。趣味最永。我既多師。人亦樂譽。一超絕頂。則百怪皆見。我既隻隻無可當意。人亦望望然去之矣。故以韓柳之賢。猶不免於當世之謗。他可知矣。詩窮而後工。非人窮詩工。特詩工而後人窮耳。又師承一藝。必洞見癥結。去糟掇菁。棄人留我。乃克自立。逢蒙受射於羿。而射殺羿。正以洞見羿短耳。然師道自在。審之於心。何必宣之於口。孫過庭體勢皆出大令。而謗大令亦最甚。徒以梁武河朔之譏。文皇餓虎之誚。乃亦投井下石。造作偽典。未免傷雅。太元中。建太極殿。安

欲令大令書勝其上。卒難言而不敢通。是極重大令書。書譜所云。安輕子敬書者。亦殊無稽已。至於假託神仙。亦猶唐宋諸賢。文體多出韓公子呂覽雜家。而必自言紹述尙書謨詰。蓋子敬草書。實出李斯秦篆也。

小 翠云。七子之母。不諱再醮。七子自傷不能養母而爲詩。故詩人許之以不誹。以爲刺其母者誤也。然柏舟汎誓。亦世所美。故再醮與否屬於箇人問題。非社會問題。更非名教問題。此與予前說最合。

宋 徽宗令秦王子孫出居西京。太祖子孫出居南京。居京師者皆太宗子孫。京師破。無一人倖免。因果之理。誠不可解。然從前報施，長在子孫。近則往往及身。甚有不及匝月者。蓋天道愈近。氣數愈促。人心愈浮。天性愈薄。可慮可慮。

九 月十一 昨檢點舊書。得求己錄三冊。輯者爲蘆涇遜士。不著姓名。蓋時當庚子。方盛倡排外。作者隱然憂之。其書屬橐於平壤告捷之初。成於鴨綠沈舟之後。再三往復以審時察勢內修自反爲言。不爲無見

。第三卷。全采朱子語錄。予自幼讀四書經傳。凡朱子所註。皆不喜。其後見理學之儒。祖述朱程。亦迂緩不近事勢。又痛洛蜀黨爭。弱覆宗祚。故於朱子語。迄未細讀。今觀此冊所選。洞達事理。切中時弊。決非後儒曲士。所可擬議。曩聞朱程。實自己浮躁耳。安石新法。世所詬病。朱子獨深致惋惜。至云保甲之法。行之十年始成。一旦除去可惜。又云安石所爲。東坡亦欲爲之。卽明道先生亦未以爲不是。但恨不令明道做耳。其他抨擊仁宗三朝糝政。莫不洞若觀火。侃侃而言。不畏得罪。豈若後來譎學小儒。口道理而內私欲。專以崖岸博虛譽哉。其言云。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揀箇是處行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此真一扎洞穿千古積病者。後儒講理說禮。專以人人道好爲前提。豈朱子真義哉。曾文正天津議和之役。告人曰。內疚神明。外慙清議。而惠敏述父志。謂拚聲名以顧大局。則文正視當時清議。不啻春蛙聒耳。可見實心愛國者。但求合於理勢之當然。非特清議不暇惜。雖文

人傳世之筆。亦不暇避。山左米協麟有言。今日之正言議論。皆三十年後之夢囈笑談。徇俗沽名者。可以爽然矣。朱子有如此精力神明。而吾曩日猶恨薄之。正坐未讀朱書之故。不知其人而妄論。乃大病也。後此宜改。

小 翠嘗問我。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何解。予曰。凡做一事。君子爲是義當如此。小人則以爲利有可牟耳。今朱子云。此事只就眼前看。如做官。須廉勤。自君子爲之。只道做官合如此。自小人爲之。他道如此做。可以得人說好。可以求知於人。義同而意益顯。又家君嘗問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何解。予曰。但知朱註不是。聖人決不如此說。家君曰。當以民可句。使由之句。不可句。使知之句。譬如今欲變更一法。民以爲可矣。則法頒而使民由之。民若曰不可。則宜委曲詳解。務使民知而後行。

士 猷寄我佛手六枚。澄黃可愛。附札云。病體近已剪去大半。不覺

失笑。戲答木蘭花一闋。謝君佛手。一色紺黃香噴口。小札飛來。使我心肝嚇壞哉。尋常小病。何必者般拚老命。鋤去腰身。半段蘿蔔可像人。

吳

子玉剛復自用。而雅愛其妻。奔鄭。張夫人累欲投襄河自盡。得

楊森艦。始已。又欲削髮爲尼。且勸吳勿更出。斬雲鶚反馮。遣參議至夔州。吳幾躍躍欲試。夫人謂薦青反覆無信。子玉乃止。夫人以驚憂得疾。肝陽至盛。吳恐其不能久。故往往曲意徇之。至不惜犧牲已見。近五傳其夔州詩云。生死兩難悲末路。夫妻垂老泣牛衣。恍聞垓下之歌矣。◁

癸亥秋。中日邦交方亟。國人皆思備戰。子玉忽使楊森以師覲蜀。予曾爲洛下兩律。於時子玉蓋全盛也。近復檢點。殆成詩讖。詩云。莫向邊瀛測淺清。忽從夔府動旗旌。錦中春色餘荒草。洛下秋官未厭兵。四海久疑唐節度。專征竟用漢諸生。是誰憂樂先天下。雅負喁喁五戴名。蜀主窺吳事未成。無端鍾鄧竟移兵。西來實下聽猿淚。北去都爲驛馬程。▷

玉壘冢添新白骨。錦鷄山駐舊青營。王師縱說無征伐。已歎春農十畝耕。

十三 讀韓退之詩。韓文氣排盪。以此入詩。已開山谷一派。陳后山贈子瞻詩。尤似韓。然以全力開萬鈞之弩。韓已有絕贖之險。后山則枵然矣。子美作詩。從無一處肯用險。而無處不險。無一處不刻意凝鍊。而無一處不流轉自如。圖畫見聞錄。謂作畫用筆妄生圭角曰乖。心手相戾曰刻。韓退之正有此病。贈張籍詩。庚陽東青無韻不通。歐陽公贊六之。謂善用寬韻。過似謬讚。恐子瞻亦無是大膽也。





虎烈拉

范·煙·橋



虎 烈 拉



太湖邊上。有一箇小鎮。人口很繁盛。什麼新的建設都有。比那些荒僻的縣城。

物質文明的程度高得多咧。因此那應運而生的虎烈拉。也光降了。

據一位考據學家說。在光緒十七年和二十八年。鎮上都有過虎烈拉。不過那時都稱他瘟疫。瘟疫的厲害。和現在差不多。最可怕的一天。鎮上死掉十一箇人。雖是統計不過死去全鎮人口百分之一。已經使全鎮健康的人。都慄慄危懼。時時刻刻在恐怖中過度的了。據一位醫學家說。以前的兩次瘟疫。苦於科學還沒有像現在的昌明。未患者可以打防疫針。已患者可以打鹽水針。只有請挑痧先生挑痧。出痧將軍會驅鬼。解紙馬錢糧。城隍廟土地廟燒香。送靈飯。請喜等等離奇而神秘的方法。連諸葛亮發明的行軍散。雷允上的痧藥。也失了效力。

說來可笑。三十餘年以後。這許多離奇而神秘的方法。還沒有給防疫針鹽水針打倒。所以鎮上幾箇關心民瘼的賢豪長者。都主張急需舉行一次驅瘟逐疫的夜會。本來迎神賽會。黨部要制止的。黨部爲息事寧人起見。也就遮眼做瞎。任着他們去胡鬧一番了。

虎烈拉到底是有能耐的。絲毫不動地盤踞在這鎮上。並且十分殺野地施展它的權威。脆弱的一箇箇做它的試驗品。許多重要的人。先後借它犧牲。難得有幾箇奮鬥過來。居然戰勝了虎烈拉。可是也只有百分之一。那鎮上和尙道士尼姑。和專門幫助辦喪事的人。忙得不可開交。只恨不能像孫行者那般拔毫毛化身。因此有幾家連啣經伴尸的故事。也付諸缺如了。

中醫迂緩。當然不易見功。西醫也棘手了。本來鎮上幾位中醫。熟讀湯頭歌訣的也很少。西醫都是無師自通的天才者。那些腦筋略清楚的說。快到城裏去請幾箇西醫來。設一箇時疫醫院罷。這句話當然是很有價值的。但是在鎮上服務的人。事事要審慎周詳。這們討論設計。經過種種步驟。已過了十幾天。這十幾天中間。虎烈拉使用盡心力的嚙噬這鎮上的活人。似乎它也知道時不再來。要趁秋風未起以前。趕快的工作。貫徹它殘忍的心性。

本來講究衛生的人。只配在茶館裏高談闊論。誰也不來欣賞的。到了這時候。大家漸漸有些覺悟了。也知道河流的污穢和廁所的臭惡。都是虎烈拉的羽黨潛伏所在。儘是至親好友死了。至多去拜了一拜。轉身就走。拜的時候。呼吸也警告停止。好像虎烈拉還是高坐在三尺

棺木之中。待時而動。乘隙而入。其實深居簡出的。也不能免。因此又幫助那些溪邊不少
的賊資。他們說越是謹慎小心的。越容易受病。這箇理由。似乎也說得圓。說是拆爛污朋友
。不管三七二十一。亂咬一陣。那副腸胃。鍛鍊得十分健全。就是虎種侵入。它的抗毒素可
以迎頭痛擊。殺得虎種大敗虧輸而去。那一輩子處處留心的人。一受了虎種的襲擊。便束手
無術。任着它擺布了。

有幾箇說。治病治原。我們先得調查這虎疫何從而釀成的。便有人說。最先有一箇衣衫襤
褸的窮漢子。倒在北街的盡頭。大家只當他是尋常患病而死。沒有注意。地保化了錢來買棺
成殮。以後隔不到三天。虎烈拉就猖獗起來了。大約那箇窮漢子。是染的瘟疫。他遺下的外
衣。當時都投在河流裏。或者虎種借着河流。傳布到鎮上各箇家庭裏去了。因此有許多人要
求公安局對於河流的清潔。積極的負責。的確。這是正辦。因為病從口入。鎮上的人什麼都
要在河流裏洗滌的。上游在那裏洗溺器。下游在那裏洗菜蔬。這種現象。是司空見慣的。但
是喪家只求自己家裏乾淨。依舊把枕頭墊布。向河流裏投去。他們也忘掉這河流裏的水。自
己也要飲用的了。

在前年鎮上。有幾箇人患了疫。膽小的就到醫院裏打防疫針。可是中間有一箇人還是傳染
。並且死的不免疑難到防疫針的失效。還有時要說防疫反而引疫呢。因此現在鎮上的人。便

不敢去打防疫針了。唯一的防疫方法。只有閉門家裏坐了。

死掉幾箇貧乏的人。本來夠不上引起社會一般的注意。倘然死掉幾箇富有的人。大家就恐怖起來了。實在也只是富有的人要恐怖。那貧乏的。對於人生觀正在難以解決。對於人死觀。更不必着慌。所以走到街坊上去。那些酒店飯莊。還是坐滿了露體赤腳的漢子。把蒼蠅亂攢的食品。胡亂的塞到嘴裏去。他們何嘗顧到傳染的話呢。

越是這種紛擾的時代。越多神秘的傳說。鬼物當然要出色當行了。誰見了伊的丈夫。對伊哭。誰見了他的父親。向他招手。到底是不祥的。不久都死了。甚至說。有人在市梢。聽見許多鬼物。一箇箇武裝着。居然也有掛着匣子砲的。也有擱着快槍的。他的同伴。也聽見從行列中穿過。還到家裏。就患病而死。這些話雖是不值一笑。卻也可以增加低智識者不多的恐怖。

今天醫學上有了新發見了。一箇患疫者。已到了九死一生的時候。伊的神志還是十分清楚。伊知道來醫治伊的。都搖着頭。繞着眉走了。自然明白在人間世已不久了。可是肚子裏熱得難受。便很淒楚地哀求伊的丈夫道。『多謝你。給我喫一點西瓜罷。你不給我喫。我死了也不瞑目的。你給我喫了。我死也安心了。』伊的丈夫和許多人。開一次床前會議。有一部分人以爲伊的病橫豎不會好了。四肢也差不多冷過肘了。眼裏早已似有似無。去死的境界。不

到一箭之遙了。就是給伊喫一點罷。伊的丈夫心想。伊在這時候心上。已經非常痛苦了。再和伊遠拋。伊更要懊惱。不如依伊的話。給伊一點西瓜汁。讓伊少微得到了一點愉快。好安慰伊垂絕的靈魂罷。當真去切了一箇西瓜。澆了一杯汁。給伊。伊的嘴巴已僵硬了。勉強灌進去。只見伊在慘白的病容上。露出一陣微笑。把西瓜汁咽完了。喊出一聲好來。大家都驚異得很。按伊的四肢。似乎冷度也退些了。脈息跳動得壯些了。不到兩箇鐘頭。額上微微有些汗珠了。漸漸的恢復生機。終於沒有死。這箇功績。當然歸到那西瓜。但是西瓜可以治虎烈拉。無論中醫西醫。都不敢認為有相當的醫學理論的。

最快的死。只有七八小時的耽延。大概是上吐下瀉。比較的瀉多吐少。也有例外的。只瀉不吐。這樣的把身體中的水分排泄了多量。兩眼就陷落了。十指都癢了。心臟的跳動。漸漸的減少次數。那就去死不遠了。所以膽小的陳先生終日愁眉不展的坐在家裏。聽見備役不時的報告。好像敵軍迭次陷落名城的警報。心想我這們的一籌莫展。差不多是坐以待斃。不如到較為安靖的城市裏去避避罷。他打定了主見。就在第二天的清早。提着一隻皮篋。走出大門。吩咐他的夫人道。『我要到城裏去一回。至多住三四天。』陳夫人道。『外面這們不太平。怎麼還要出門去。』陳先生道。『城裏什麼都有準備。就是有疫。立刻可以入醫院。況且我又不是常住在那裏。城裏的旅館。比上海還舒服清潔呢。』陳夫人見他意志堅定。也不

再阻擋。陳先生急急的離開家門。好像逃去了牢獄。到了碼頭。上了輪船。不多一刻。就順流而東。覺得這荆棘滿地的故鄉。越離得遠越好。不到半天。到了城裏。街道果然寬闊。可是巷口的尿池和垃圾堆。相互的點綴着。竟和鎮上不清潔的程度不相上下。車兒行過一條石橋。橋下的水。成了碧綠的顏色。上面浮着許多瓜皮。動都不動。這是見得這水是不流動的了。過了幾條巷。又上一條橋。這橋下的水。竟和硯池裏的墨水一般。那些惡臭。就是鎮上也難得聞着。警眼遠瞧見水面上有一箇死動物。只是不能看得真切。或者是想像差誤。也說不定。可是又在一條巷口。見一箇清道夫。提了一隻已死的小狗。向近處的河裏拋去。這們現象。怎麼不使伊缺望呢。他到了城裏一家旅館。揀了一間空氣流通地位幽靜的房間中住着。下車伊始。不敢到館子裏去。只分付茶房送一客特別飯菜。菜蔬還清爽。誰知喫不到幾口。在肉縫裏發見了一箇紅頭挺大的大蒼蠅。他要想喚茶房來責罵。一轉念喫已喫到了肚裏。就是責罵。也無甚道理。徒然肝經火旺。出一身臭汗。因此只叮囑茶房。下次留心些。他在晚上。到公園裏去。經過許多點心店。那些肉脞上立着不少的蒼蠅。做點心的人們。汗珠不時的滴到麵粉上去。見了幾乎作嘔。到了公園。雖是很涼快。卻沒有大樹遮陰。沒有遊椅可坐。心想遠不如在家裏後門口放一隻籐榻。躺在上面。看看銀河。講講笑話。舒服得多。走了一箇周遍。就回旅館去。那時天色已晚。街道兩側。坐着臥着不少露體的人。心想這們的

生活。不是虎種萌蘖的絕好機會麼。到了旅館大大的不安。深悔多此一行。不料心上一急。精神大損。連夜飯都不敢喫。老早關門睡覺。誰知肚子一陣雷鳴。當下就瀉了一回。自然急上加急。急得手腳也冷了。摸摸那腕上的脈息。時跳時止。似乎也失了常態。火升了。頭裏也倏燃燒着。這們的紛擾着。那裏還睡得着。好容易等到天亮。急忙惠了鈔。趕出城去。搭着早班輪船回故鄉去。那時他的精神已恢復不少。疑懼也減了。見故鄉的水流。清澈得可以望見游魚的往來。空氣裏也沒有煤氣攪雜。自然界的享受。也比城市好些。陳夫人見他突然回來。十分詫異。陳先生道。『城市裏虎烈拉的種子也潛伏着。倘然一旦爆發。比鄉鎮上傳染得還要快咧。』陳夫人只是聽着他傻笑。



東·在·陶· 詞 闕 半

光緒中葉。公車留京。寓宣武門外南橫街千佛庵。與陶然亭相近。嘗夜游成南鄉子詞云。「陶然亭子城南路。蕙葦蕭蕭。明月如潮。風露三更雁唳高。」又歲辛丑。應晉撫之辟。取道河南。宿裕州。成虞美人詞云。「方城洲渚蒼茫樹。有箇征鴻駐。辭家怕覩月光圓。一陣黃昏疏雨黯中原。」予不善填詞。間一效顰。輒不能成闕。近檢書篋。得右兩詞。初本待續。久遂淡忘。蓋荏苒三十年矣。舊游風景。如在目前。幾度滄桑。勞人白髮。江郎才盡。未必能補足成篇也。

世界上最孤寂的一人

周·瘦·鷗·



※英

人畢區福氏 Mr. H. Pitchforth.

會代表倫敦的薩佩勒貿易公司。 Saballum

Trading Company 前往大西洋中的巴芬海島

·他在島上一連過了七年·便成了世界上最孤寂的一人·結果竟餓死在那裏·真是一件很悲慘的事·據一般人的意料·他所以願意過那種孤寂的生活·胸中定懷著難言的隱痛·憤而出此的·羅西號 Rosie 船上的水手

們·也都是這樣的說法·羅西號是彼得海特

Peterhead 輪船公司的產業·畢區福前往巴

芬島·正是搭乘這艘船·後來每年當中·這船都前往一次·把食物油料和別種物件交給他使用·雙方接見的次數既多·船上的水手們·自可有較為真確的觀察·那末他們所說的話·當然非無稽之談可比·況且再有一人·更是這件事的一箇有力的證人·這人是賊

格爾瓦司·H. Vilelawaorth. 年紀十七歲。也會在薩佩勒貿易公司。充任書記的職務。計有兩年工夫。在一九二四年的秋季。他曾前往巴芬島。會見畢區福。但不曾多耽擱。旋即乘原船回來。據他說畢區福派駐的地方。喚做吉衛杜·Kivikoo. 有一所兩間房的木屋。本是給他和畢區福同住的。但是二人從未住過一天。因為畢區福爲了業務關係。遷往凱脫·Kator. 那裏不需要助手。所以他便叫威格爾瓦司回來了。威格爾瓦司因爲等候羅司號的航期。祇和畢區福同居了不多幾天。回來之後。曾在克拉李頓 Chahlan. 他父親開設的食料店中。向威司明司脫日報 Westminster Gazette. 的記者。發表了一篇談話。說道：在我們行抵吉衛杜時。畢區福正

站在那多石的灣邊上。迎接我們。他穿著一條灰色的水獺皮的袴子。鹿皮的短褂。頭戴帽子。足登長靴。我隨即和船上的水手。乘小艇登岸。畢區福一直向我們走來。向我說道。哈羅。你現在是我的伙伴了。他的面部。因受了這幾年大西洋的洋風所吹。已變成紅褐色。兩隻眼睛。深深的陷入眼眶中。那洋風果是厲害。到了夜裏。越發狂大。當時我們使到他的屋中進餐。據他說在最近的兩年裏。這是第一次請客人進餐。且是第一次和白種人講話。我記得他又會說想不到現在能有機會。重說英語。這是他很快慰的一件事。他的英語。仍很流利。祇聲音覺得太高亢些。我覺得最怪異的事。便是他和我閒談時。並不要我把英國的新聞講給他聽。除

掉會問起現在掌握國家大權的。是那一個政黨外。其他關於祖國的人物和事情。他分明都毫不介意。觀於這一點。外間傳說他是抱著一顆破碎的心離開英國的話。很是可信的理由。他的住屋中僅有的器具。是一張白木的桌子。和一張草榻。椅子一把也沒有。他的食物。完全是罐頭的。他不吸煙。也不喝酒。漫漫的長夜。以及陰沈的冬季。他唯一的消遣。便是閱看些科學書。或是繪畫那海島的地圖。他接到的信件。都是由羅西號送去的。發信的人。不是他的公司。便是住在里士 Leeds 的那位年已八十的老父。此外並沒有人寄信給他。我和他同居了一星期後。他便前往凱脫。大約有一箇星期的路程。他曉得他要在凱脫過冬。便決定叫我回國。

第二年再來。那時他必已回到吉爾杜了。他在凱脫的生活。更是簡陋到極點。祇有一間住屋。約摸是十一英尺長。六英尺闊。屋中祇有一隻油爐。和一張空牀。他的炊具。都掛在牆壁上。如今我想他定是死在那間屋中的。他的最靠近的鄰人。是一位馬警隊的長官。其實和他的距離也有六百英里之遠。冬天是最最苦悶的日子。他曾告訴過我。說是他在冬季裏。往往關著門。在屋中閱居幾箇星期。路上的積雪。簡直埋沒了他的住屋。在我動身回國時。他未曾向我道別。以為我到了第二年又將前來了。但是我瞧了那裏的狀況。再也不想前往巴芬島去了。畢區福在歐戰時。曾在地雷隊中充當軍官。他的聽覺。很不靈敏。正是受了地雷爆炸的震激

• 他家裏並無別人。祇有他的高年的老父。
在威格爾華司離開巴芬島時。畢區福尙有兩
年的糧食。但是直到一九二六年。羅司號方

與世長辭了。
纔開往。偏偏爲冰塊所阻。不能到達凱脫。
這樣想來。恐怕畢區福因爲糧食斷絕。早已





XOXO

香

玲女士不幸死了。我的朋友幻蝶。雖是箇素不介意於人生哀樂的人。然而死了親愛的戀人。他的心版上終不免要受創痛。我因為要安慰他。排除他的悲哀。在接到香玲女士的噩耗以後。我便寫信給他。希望他能夠到我這裏來玩玩。果然他接受了我的邀約。不過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當時我並沒機會可拿勸慰的話。去打消他的傷感。後來我僅於送別輪埠的當兒。對他很誠懇而忠實地說。希望他以後不再陷入情的魔道。繼續受快樂的煩惱。不再做愛神的玩偶。繼續受造化的愚弄。

我們分別以後。不久幻蝶就寫信給我。他說不日預備要回吳陵去了。我得了這個消息。非常欣慰。因為幻蝶飄泊春申。浪浪蕩蕩的已過了一年。雖然他的家產非常富有。衣食住三大需要。並不要依賴職業的供應。然而他爲了什麼而作客異鄉。爲了什麼而遠離父母。拋別妻女。況且他的夫人和他的愛情又非常濃厚。但他竟沒來由的拋棄天倫之樂。畫眉之情。甘心

編旅在外面。過那作客的淒清孤獨地生活。這豈不使人驚異而惋惜嗎。所以我平素就希望他早日言旋。並且還很願意慫恿他早日就道。

過了一箇月。一天的下午。我忽然接着一箇電話。——是從滄江旅舍打來的。——我拿起電話的聽筒一聽。就知道對手方和我說話的人。是我的朋友幻蝶。當時我很詫異他突如其來。因為我已確知他回去了。而我又預料他一時必不能重返春申。所以我跑到滄江旅舍。一見面就劈口問他道。

「噢。幻蝶。你又來了。」

「是的。鄉下人不識走馬燈。又來了。」他笑着這樣回答我。

「那末你是幾時從府上到上海的啊。」我又問。

「我沒有到上海。我還是前天從吳淞動身的。」接着他又告訴我。「我這次返舍。本來預備多耽擱些時日。後來因為我的朋友胡寶君函召。——他現任玉峯縣長。——所以我便提早行期。昨天我在玉峯勾留了一天。今天原想到上海去的。後來因為玉峯與滄江相距匪遙。橫豎我又閒着沒事。所以便變更方針。繞道滄江。一來望候老友。二來我要請你替我偵查一件事情。」我聽了他的話。起初既詫異他突如其來。現在又不明白他叫我偵探何事。所以我便急急的反問他。「什麼事。快些說。」

「我很慚愧，我很慚愧，不能容納你上次的臨別贈言。」他嚶嚶的繼續說，面上現着悵悵之色。「從香玲死後，我已決計不再向女性方面有所活動，因為我經過這次的悲哀，我的心版上，已鑿了一條很深的創痕。但我一顆燒着愛火的心，雖然自己竭力的遏止着，希望撲滅了愛火的燃燒。然而情的魔障，卻不許我做死灰槁木的不情人。依舊時時的縈繞着我，向我作猛烈的進攻。不幸我的禦敵的陣線，現在竟被擊破，而我的情的活動，又不幸而復活，因而現在我又繼續結識了一位膩友。」

他將以上的一節話說完，停了一停，重又說到叫我偵探那一件事的話，和說出他的新膩友的姓名。他說：「我這次到滄江來的目的，就是爲了我那位新膩友，因為伊是滄江人，我和伊雖已發生肉體上的關係，但我兩莽得很，至今還沒有明白伊的身世。知道伊究是何等樣的人，又因你作客滄江已久，所以我請你替我偵查一箇水落石出。伊姓葛，名蘭瑛，不過我請你偵探伊，必須將我和伊的經過始末，和伊的面貌，身材，性情，言動，逐件的報告你。」我這時因爲沒有問話的機會，就緘默着聽他說下去。後面的話，就是他從頭至尾，很詳細地告訴我的。

「……上一回，我從滄江回上海，你送我上了輪船，當我們分別以後，接着便有兩箇女人上輪船來，也和我同坐在一箇船艙裏，那兩箇女人之中，一箇已是半老的徐娘了，伊的面龐

上。雖被過去的歲月滿刻着表示衰老的橫紋。但仍厚敷着雪白的粉。似乎想拿粉的色彩而掩去衰老的痕跡。兩道眉毛。拿柳炭或烏煤畫得彎彎的。修長直入兩面的鬚髮裏。一頭已截去而梳成雙鉤式的頭髮。雖然光滑得連蒼蠅都不容爬上去立足。但仍可在滿塗着很厚的膏澤裏。找出幾莖蒼白色的頭髮來。一具枯燥的嘴唇上。拿胭脂塗得紅紅的。至於伊身上穿的衣服。卻與伊面部頸部的濃塗豔抹相反。完全都取縞素的色彩，但色彩雖然縞素。而色樣卻很新穎入時。我因為伊的年齡。和服裝配搭得太不平等。並且又太覺藝術化。便不由我不用奇異的目光去鑑賞伊自己所認為的美。最後我幾乎要失聲而笑。因為我又根據伊的輕薄舉動。而料定伊是箇不正當的女人。還有一箇年輕的女人。伊的服裝卻樸實得很。假使拿年老的濃裝豔抹換給伊。我敢說。那年輕的足當安琪兒的讚美。因為伊的美並不因沒有豔麗的服裝而減色。伊的舉動雖比年長的莊重些。但眉宇間仍流露出佻健的本性。因此我又猶豫不決地猜想伊大概是年老的夥伴。是一邱之貉。那時船艙裏的趁客很少。似乎僅有我和伊倆或者還有幾箇不相干的小孩子。其初我因為無聊。又因受了但——年輕的——美的吸引。衝動了我的審美觀念。於是我的目光。便很迅速地從年長的身上而轉移到伊。目不轉睛的向伊瞧箇不休。在這其間。我覺得年長的已發覺我的秘密。因為我在偷覷着那年輕的當兒。那年長的似乎拿一種含有暗號意味的目光。和年輕的打了箇招呼。接着那年長的又對我笑了一笑。伊笑的曲

線。雖然不美。然而春情蕩意。已醜赤裸裸地流露出來。後來我不知怎樣竟受了伊們的包圍。因而我和伊們就開始攀談。最初的談話。無非互相詢問往那裏去。——這一類都是在旅行中和陌生人開始攀談的例有之語——我們這樣的斷續談下去。因為路程的遙遠。談話便逐漸地更進一步。於是我便知道伊們是手帕姊妹。年老的姓卜。名素貞。年輕的姓高。名蘭珉。都是滄江人。當時我因為沒有機械心。所以我便將真名姓告訴伊們。蘭珉見說是我。便格外和我親近起來。并且談得也很投機。因為蘭珉平素喜閱書報。知道我是箇上海文藝界的附庸份子。後來我下了輪船。到了火車站。買票登車。雖然我不代伊們買票。招呼伊們上車。但伊們仍是亦步亦趨的追隨着我。當時我知道伊們着了了我的魔了。我雖然不願意再親近伊們。但長途寂寞。如果能和伊們說笑着。也未始不是我的需要。所以我重又和伊們在車廂裏繼續談話了。直到火車快到上海的時候。素貞驀地將膚泛而無意識的話。換了一種冶薄的游詞來逗引我。而蘭珉同時也將對待我的態度。換了一種不正當的交際手腕來籠絡我。我在半迷惘中。倏又想起在輪埠時你給我的臨別贈言。我憬悟眼前的一切。都埋伏情的陷阱。因而我想剛接受了你的忠告。我應該準備一種忠實的回答。不應該再走入情的魔道。辜負你的好意。當下我便私自掙扎着。預備衝破這重綺團。所以我下了火車。僅向伊們很冷淡地點了點頭。表示分別。我便逕自回寓所去了。那知我剛坐定身子。伊們又闖了進來。當時我很奇怪。後

來我問明原委。才知道伊們是踴躍在我身後。追踵而至。因為我的寓所距離火車站很近。我沒有坐代步的車子。那時我雖仍敷衍伊們。但我的逐客令。卻時時隱約其詞的發下。好容易打發伊們出去。不料晚上十一點鐘光景。伊們又不召自來。即使我冷待伊們到怎樣地步。仍是挨着不走。後來不知怎樣。素貞竟悄悄地溜了出去。留在我寓所裏的。只有蘭珉一人。最後我因為禁不起伊的狐媚。終於受了伊美的熨惑。因而將她收容下來。麻醉在伊的嬌軀上。我和伊同居了三天。據伊和我說。伊結識我的本心。是出於崇拜我的文字。所以不恤背了丈夫而失貞於我。從此以後。隔了十天八天。伊終要到上海來一趟。並且來的時候。終有素貞同行。不過素貞並沒一次和伊同住在我的寓所裏。大概伊另有去處吧。……」他說到這裏。略為休息一下。拿起茶杯來呷了一口茶又說。

「伊和我雖然如此。但談話之間。始終沒涉及過金錢。所以我始終還沒破費一文錢在伊身上。大概伊結識我的本心。或者沒有金錢作用吧。」伊帶著問我的口氣和我說。後來他等不及我的答覆。又逕由自己回答他的問話。「大概伊自己很有錢。用不著向我搜刮。因為伊每次到上海來。終要買一二百塊錢的東西帶回去。如其伊沒有很多的錢。就不能這樣的闊綽。假如伊始終不侵略我的經濟。始終不使我為伊而受金錢的損失。即使有其他的創傷。危險。那我也就樂於和伊鬼混了。不過我每次和伊見面。終總覺伊和素貞有些鬼鬼祟祟的神氣。磨

力的說。是暗中狼狽爲奸。雖然女人儂漢。本來是不守婦道的事。這種鬼祟的神氣。是應有的現象。但在我作客的上海。——或可說是伊們沒有熟人的地方。——即使伊明目張膽的儂漢。也沒有人來干涉伊。揭穿伊的無恥行爲。況且已到了我的寓所裏。至於我這方面。更其不成問題了。我的家眷都在吳淞。寓所裏只有我是主人翁。其餘的下人們。又都是我的心腹人。他們決不會將我的秘密。敢去報告我的關係人。這一層。我在第一次和伊同居的當兒。因爲要使伊安心。早就告訴伊了。至於我至今不敢信任伊們。是懷疑伊們的鬼祟神氣。所以我請你偵查伊的身世。伊們究是何等樣的人。我好預防伊們耍那套長線放遠鷗的把戲。」最後他反轉來這樣遲疑的說。接著他又告訴我。

「伊的面貌生得很美。——剛才我已大約說過了。——伊的身段並不過胖。也不過瘦。長短大約和我相仿。說話的音帶很重濁。並不似黃鶯兒那般嬌脆。性情非常溫和。舉動在端莊中帶些輕佻的神氣。字雖然寫得不好。也很娟秀。文理雖然欠佳。也很通順。這點我可拿伊寫給我的信來證明。伊面上有一箇特別的標記。就是左邊眉梢上有一粒芝麻大小的黑痣。像這樣一箇女人。你認識伊嗎。你知道伊的一切嗎。也許你能夠替我偵查伊吧。」他這樣的告訴我。要求我替他偵查。但我的答覆。卻出於他的意料之外。非常使他失望。我說。

「這樣一箇女人。我在無意中也許撞見過。但驚鴻一瞥。早已忘掉。至於認識伊。知道伊

的一切。那我都有不可能的理由。因為我希望我在滄江作客的歷史上。求一箇始終清高的好譽。所以我素來不願意向女性方面有所活動。至今和滄江的女界還很隔膜。即使我能夠容納你的要求。接受你的委任。然而我對於偵查伊的任務。歸根是不生效力的。因為我實在不知該從那一方面去偵查伊。」

我對於偵查的任務。雖已謹謝不敏。但同時我對於偵查的方法上。又貢獻一箇條陳給他。我接著說。「假定的。伊果是不正當的女人。那末你何不且寫封信去試試看。叫伊到這裏——滄江旅舍——來。或者我見了面。也許能將你所要知道的報告你。」

果然他採取我的條陳。寫了一封邀伊到這裏來的信。叫茶房送到北門城外道平食品公司裏去。——據幻蝶說。這是關珉的通訊處。往常他寫信給伊。都寄到這公司裏。交的。——他說了又附帶告訴我道。「聽說伊的家。並不和道平公司在一起。……你看見我信上的具名沒有。那箇代表具名的「孟」字。還是伊指定叫我用的。而且伊往常來信的署名。也是如此。這箇大概是伊留著將來對付伊丈夫或我的餘地吧。」我聽了只是笑著不答。因為這些都是瞎子經上的過門關節。是我素來認為不忠實的虛偽行為。

當下我們沉默了半晌。最後仍由我首先打破了這沉寂的空氣。因而我陡的問他。接著他又回答我。

「從前我很信任你是箇多情人。又很拜服你能認識情的真諦。愛情清白而高貴的情。因為你和香玲的過去一切。我都明白。不料你現在對於情的初衷。已完全更變。我覺得你和蘭琪的行爲。已貶入下賤情侶的濁流中。處處都包含著很濃厚的肉的色彩。似乎你們的結合。完全是受了性的使命。反將高潔的情。置之不顧。」我說時很爲感慨。

「關於這一層。我自己也覺太無價值。雖然我屢次想遏止著。無奈伊會做作出一副動人的情態來。使我發生一種不可抵抗的春情衝動。末了便不由我不興奮。因興奮而終於麻醉在伊的嬌軀上了。但我何以失去矜持力的原故。我想大概是犯了生理上神秘作用的毛病。因為我作客的生活太單調。並且又感覺到久曠的苦悶。你想一箇曠夫。和一箇會作感人情態的女人在一起。誰能不及於亂呢。不過伊假如不這樣來逗引我。那我也不敢去輕易糟蹋伊。這一層我雖不敢過分自信。但我和香玲的過去一切。是你所知道的。那時我們情愛。縱然狂熱到沸點。都因爲相互的自愛。始終沒做過一次苟且的勾當。現在香玲已經死了。我雖悲哀。但我的良心卻非常安慰。慶幸我沒有破壞伊的身體。仍能繳還伊的真操。送伊到天國裏去……」他說時很爲傷感。并且哭了。

我因爲我可憐的朋友幻蝶的至情。至今並沒被那色情魔鬼的伊——蘭琪——所磨滅。我對於他表示哀悼戀人香玲女士的哭泣。竟引起同情的傷感。當時我原想說些勸解他的話。但是

想了半天。我竟說不出一句話來。後來幸虧蘭珉的回信來了。才將我們這箇打不破的愁慘之團解開來。

他揩了揩淚眼。拆開伊的來信。看完了隨又告訴我。「伊因為丈夫在家。不便到這裏來。」「他一壁很簡單的這樣說。一壁又將伊的來信捏做一團。很迅捷地拋到痰盂裏去。我因為來不及向他要信看。所以也沒有話說。

希望是完全失敗了。我們在旅舍裏呆呆地對坐著。不發一言。很覺無聊。所以我們便跑到街上去兜了一箇大圈子。在街時。癡心的我。還是希望他們——幻蝶和蘭珉——不期而遇。使我們好打破了這箇謎語。解釋了這箇疑團。然而趨漫的想像。終是不能實現。

我們喫了晚飯回來。——到滄江旅舍。——茶房報告我們說。「先生。有兩箇女人要會你們。」說著又讓過一旁。讓那要會我們的女人進來。隨後又走出去伺候別的旅客了。

在我的意想中。以為那兩箇女人。一定是蘭珉與素貞。雖然蘭珉的丈夫在家。或者伊因為急於要和伊的情人——幻蝶——相見。已設法離開了丈夫而到這裏來。也未可知。就是幻蝶。我也敢決定他也是這樣想。那知首先跑進來的。是一箇小姑娘。小姑娘的一切。都使我看了而沉醉。鵝蛋式的面龐。蘋果色的粉頰。烏溜溜的眼睛。像拿粉捏成的鼻子。猩紅色的嘴唇。烏黑的頭髮。天真未斃的愁態。膩媚多姿的笑容。當時我端詳了一會。假使幻蝶不在我

的跟前。我一定要發狂也似的上去擁抱伊。吻著伊的額。因為我在喫晚飯以前。喝了幾杯酒。這時已微有醉意。所以我如此想。接著進來的的女人。那就使我一見而輕鄙。而厭惡。因為厭惡我便不願意逗遛室中。我便捨了我所喜歡的小姑娘。悄悄地溜了出去。但我在走廊中徘徊著。似乎聽見幻蝶和我所厭惡的女人。很親密的談話。

過了一回。伊們去了。在廊中走過我的身旁時。我一雙模糊的醉眼。兀自注在那箇小姑娘的身上。視線直要延長到走廊的盡處。至於看不見小姑娘的苗條身影。而我就迷惘在走廊中了。

幻蝶的呼聲。把我從迷惘中喚醒過來。我懶洋洋地走進室中。他劈頭就告訴我。「伊就是卜素貞。那箇年長的女人。」

「哦……原來是伊。」我有所領悟的說。接著又和他說。「我認識伊。并且還知道伊的歷史的片斷。不過不知道伊叫卜素貞。」他用一種很驚訝的目光看著我。但並不回答我一句話。

「伊是滄江的有名人物。從前是私娼。人們因為伊叫素貞。又因為伊愛穿縞素色的衣服。便替伊題了箇綽號。叫「白娘娘。」相沿至今。婦孺皆知。所以不接近伊的人。並不知道伊的真名姓。僅知道伊叫白娘娘。伊現在快要老了。似已捨棄了私娼的生活。但據我所知。伊至

今還不曾完全脫離淫業的範圍。聽說伊目下的唯一職務。是做非正式的月下老人。專門湊合不正當的野鴛鴦。因而人們又把伊的白娘娘綽號取消。伊又喚伊「紅娘」了。由白而紅。伊的色彩變得真快。大約軍閥們倒戈。也不過如此。」我把白娘娘的歷史宣布完畢。他才開口問我。

「這樣說來。大概蘭珉的身世。你也知道的吧。」

「並不。」我搖著頭回他。

「那末你何以能知白娘娘的歷史呢。」他又追問。

「這些全是星芒告訴我的。」我剛說完這一句話。他忽搶著問我。

「真的。星芒呢。他到那裏去了。」

「他回鑼洞去了。」接著我又說。「你所要偵查的蘭珉。我暫時雖不能答覆你。好在這事我可以轉託星芒。我預料他一定可有圓滿的答覆給你。因為他生性風流。喜歡走桃花路。滄江所有的私娼。他都相熟。並且連人家不安於室的婦女。也很熟習。他在滄江混的年數雖比我少。但混得反比我有成績。」

「這樣說。假如有人在滄江開設韓莊。跑街一職。倒可聘任星芒。」說罷。他笑了起來。隨後我又湊趣說。

「那末你老闆意下如何。」我們又打了一箇哈哈。後來談些不相干的話。我們就睡了。——這晚我睡在滄江旅舍。因為陪伴幻蝶。

明天幻蝶去了。到上海去了。我仍和上次一樣送他上了輪船。又忠告他不要再迷戀蘭珉。再過幾天。星芒來了。而我又要回曲阿去。我在臨行的隔夜。因為要託星芒偵查蘭珉。便將幻蝶告訴我的話。統統轉告他。請他查得實在。趕快寫信去直接報告幻蝶。

我回家了。久旱逢甘雨。我何等的快活啊。我在家裏的生活。雖比作客在外時勞力些。但反覺愉快得多。因為我雖勞力。是可得到安慰的酬報的。至於我居家時的生活狀況。大致可分三箇綱要。現在從簡記述下來。關於我母親方面的。母親倦了。我替伊捶背。裝水煙給伊吸。關於我妻子和兒子方面的。兒子在搖籃中哭了。我輕輕地把搖籃搖起來。止住我兒子的哭。免得再要我妻子來抱他。有時搖籃失去止哭的效用。我便把兒子抱在懷裏。藉以學習抱小孩子的姿勢。關於我和妻子方面的。表示情愛。交換愛情。進一步又將我們已築成的愛情基礎。加緊鞏固的工作。露骨些說。就是共同將彼此間的情漿愛液。拿化學方法來混合一起。拿煅煉手續來凝結成晶。藉以滿足我母親抱第二箇孫子的希望心。

我快活了。因而我又想起我的朋友幻蝶來。我不懂他為什麼而捨棄快樂的家庭。無故作客。為什麼拋了親愛的妻子。結識蘭珉。我替他細想。算來太不值得。并且也太無意義了。

快活的日子，不知不覺地過了一月。壓迫窮人的陰曆新年又到了，我不幸是箇商人。我受了年關的束縛。結果終於忍痛離開了快樂的家庭。重到滄江。當時我因為事情很忙。對於偵查蘭珉的事。沒空去問星芒。僅由星芒自動的大略告訴我幾句概要。他說：「蘭珉的身世。我已偵查明白。幻蝶處我也去信報告。伊是郭新民的小老婆。郭新民從前在縣政府當過科長。現在已高陞到市政廳了。」其餘蘭珉和白娘娘的關係。因為事忙。他不曾繼續告訴我。

陰曆新年的年初二。我和酷嗜女性美的仲英。在街上亂跑著。走近賣花橋畔。忽然左邊街裏走出箇女人來。還緊跟著一箇男子。那女人的面貌。我們雖沒看清楚。但伊的苗條後影。和一箇高聳著的臀部。已足將伊全身的曲線美。儘量表示出來。這時仲英陡的和我打了箇唿哨。我知道他的鳥性又發作了。我便急沖沖地跟他跑上去。模仿他鑑賞女性美的手段。抄到那女人的面前。斜睨伊一下。

「伊而部的輪廓。真美極了。」在我暗自讚美伊時。伊忽從一雙盈盈欲滴的秋波裏。很迅捷地打了箇愛電給我。似乎是表示鑑賞我的男性美。又似乎表示感謝我的讚美伊。但我因為收到伊的愛電。便又猜想伊或者是箇不規則的女人。

果然我的意想不錯。伊果是不規則的女人。在我第二次去看伊時。伊繼續打了箇愛電給我。愛電繼續不已。可見伊對我必有新求。試想一箇女人。生得很美的女人。自甘暴棄伊神聖

不可侵犯的尊嚴。反而先來勾搭男子。這是何等的可恥。因為伊的可恥。便又引起我輕視伊的心。

我昂然的向前走著。心裏雖很輕視伊。不願意再看伊一眼。然而伊面上有一處特殊的地方。又足打倒我的道學心。使我不得不一步一回頭。因為這樣。便引起仲英的問我。

「秀色真的可餐嗎。」

「不……」我搖搖頭又說。「伊面上——左邊的眉梢上——有一粒痣。」仲英聽了我的話。只是茫然的望著我。又預備要問我有甚緣故。但我並不告訴他。我只拉了他閃過一旁。讓那女人領了那男子走在前面。隨後我又催同仲英一齊追上去。我們真膽大。我們公然敢在一箇有男子陪伴的女人後面釘梢。

那箇女人。我所輕視的女人。伊這時已走進一家小洋貨店裏去了。那男子當然隨著進去。我們呢。當然也追進去了。

當時伊在買什麼東西。我卻不會注意。只記得我利用買一袋牙粉的名義。低低的問那店夥道。

「伊是誰。你認識伊嗎。」我一面問。一面又用手指指那箇女人。

「伊是白娘娘的妹子。」說著。那店夥又用嘴朝那男子歪了歪。低低的告訴我。「就是他

的小老婆。他叫郭新民。他從前在縣政府裏當過科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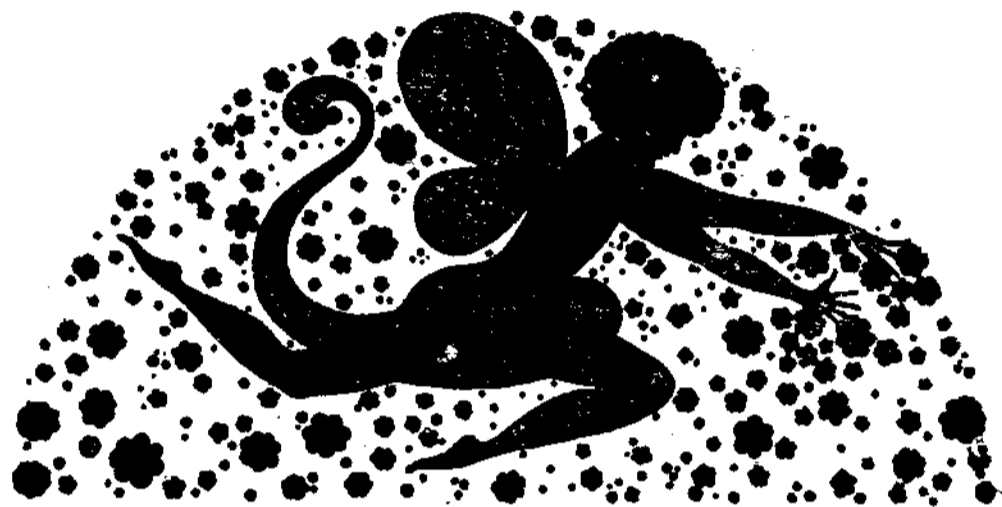
我聽完店夥的話。我謝了他一聲。便拉了仲英回去了。

在路上。仲英雖會向我問一粒痣的緣故。但我卻緘默着不答一詞。兀自很沮喪地想着我的朋友幻蝶。他不惜把金玉之軀來結識這箇破罐子。他真是冒了。不過一箇不熟習滄江秘密的陌生人。也難怪要受巧言令色的迷惑。欺騙。至於顛倒。昏迷。

我從前雖替幻蝶慨嘆。懷喪。但現在我轉又替幻蝶安慰。慶幸了。因為他已來信表示覺悟。信上說。

「……我對於爾珉。因為收到星芒的信。我非常痛恨伊們的愚弄我。這時我的頭頂上。好像澆了一大桶冷水。突然把我的沉醉驚醒。以後我決計打斷迷戀伊的心。決計和伊斷絕一切。我這封信。就是他表示懺悔和覺悟的忠實宣誓。……」





鄭·逸·梅

吳門話雨記

光
竭

來海上。故鄉幾如傳舍。雙星渡河

日。偷閒旋里。聊以盤桓。是日長車早發。抵闕
閩城。尚未及午。遽見北寺塔巍然雲堦間。似表
歡迎之忱。中心爽懌。不可言狀。驅人力車至胥
谿棗花墅。與眠雲把晤。拙荆已先在。係於前星
期來者。旁晚浴後。眠雲及其太夫人陪同愚夫婦
作遂園之游。園本為畢秋帆故宅。花徑紆回。堆
阜突怒。素為吳中名勝。茲由園主羅致優孟柳敬
亭之流。串劇平話。藉以號召游客。且標名小世
界。極魚龍漫衍之盛。而七夕張鏡。閒情送巧。
如雲士女。倍形喧譁。陂塘中綴以電炬。照映藕
花。水煙凝碧。而弦吹之音。依稀杳妙。尤為幽
絕。吾儕既聆崑曲攤筍。又於映紅軒中。一聽燕
人某某之奏樂。某某能以鼻腔吹笛。成梅花三弄

吳門話雨記

之調。足畔列傀儡十餘具。傀儡各執一器。絡以綵索。當某某吹笛時。手足更牽掣高下。諸傀儡遂靈動而爲樂班。鐘鼓鏗鉤。管絃。驟煜。疾徐共節。競響萬殊。洵神乎其技哉。軒中人氣氤氳。不堪久駐。乃出而坐竹樹間。爽籟颯至。聲韻泠然如夏玉。心脾爲之一清。惜多妖姬蕩婦。娉婷往來於花下。秋波斜睇。玉腕輕颺。極弄姿送媚之致。蓋阿黛橋畔。鶯燕紛飛。半入城中爲私窩子耳。園中備有酒餚。吾儕卽憑水榭以飲啖。夜香浮月。清風在襟。其樂有非塵俗中人所得夢想。飲啖畢。便謀歸息。

初八日。晨起開舊居之室。則積塵盈寸。蛛網罨人。略檢書籍。來鴻集已遭鼠牙之劫。封而蝕落。其中所黏。如抱存貺愚之雉札。指嚴報辯諸遺簡。秦半殘裂。不可收拾。子神之威。殊不亞於曩日之祖龍也。飯後進城至公園。東齋西亭間。佳客盈座。品滄冰。既。一種閒適優游之態狀。頓使飢走海市之不佞爲之羨煞。蓋海市中人。受物質文明之毒。且又壓迫於經濟勢力之下。終日碌碌奔營。絕尠此種情致可觀也。既而於西亭晤畫師吳子鼎喬梓。譚笑甚歡。坐可半小時。卽辭別至玄妙觀前。觀前市廛。以讓路故。均鳩工卸築。氣象爲之一新。而尤以護龍街爲城中模範路。坦闊可並數車。較諸夙昔窄隘如溝渠者。不啻霄壤之判矣。略購一二食品。乃往憩於吳苑深處。俄頃。眠雲挾一籃頭。自飲馬橋伽查畫室來。展視之。則所繪爲一。蜩。厥體蜷縮。毛刺似針。而藤蔓間離離金

吳門話雨記

瓜。頗見設色揮灑之工。真精構已。眠雲擬
出心漢開藏扇三集。爲人物走獸。而走獸中
獨缺伽藍所作。故特踵其門。立求一蠅之惠
也。移時。伽藍。柳村。楊安。範九均蒞止
。子鼎又來會。近來吳苑四面廳上。每晚頗
多賣畫畫骨董者流。出示其品物以求售。柳
村。楊安。富於識見。舉凡漢之瑰玉。宋元
之畫畫。以及種種玩好之物。胥能加以漢鑑
。別其真贋。眠雲購得某名人之琴聯。及十
三太保之鼻煙一盞。乃相率至北局某酒肆小
酌。肆之附近多菜館。有純粹之蘇饌。有歐
化之新餚。客之所需。咄嗟立辦。至便利也
。數觥既罄。有賣狀元糕者來。此君鳩形鵠
面。爲黑籍中人。然於二十年前。固亦一翽
翽佳公子。懸名妓金鳳。侍眠雲於妝臺。鄰

鐵頭以示關。卒之金盡囊散。墮落爲婁人。
藉茲小業。聊代吹簫。時眠雲已薄醉。賣糕
者來獻殷勤。則謂之曰。糕無所需。爾能飲
以助興乎。則當餉爾以酒食。賣糕者有樊噲
卮酒不辭之氣概。就隅座竟傾觴焉。畫花雕
二斤許無醜色。吾儕爲之粲然。旋丹青家顧
彥平移樽轟飲。眠雲遂爲之醺醺。歸即對榻
酣臥。羅浮一夢。不啻置身大梅樹下也。
初九日。秋雨霏微。時淋時止。晨起赴金
昌亭蘇州飯店。與居停但杜字把晤。黃先期
約定來蘇攝劇者。同來者爲殷明珠女士。暨
其弟魯孟。又但二春。韓蘭根。汪吉鑫諸人
。見不佞至。即倩爲嚮導。入城購物。杜字
近來頗喜從事國畫。然海上苦無較佳之洋紅
花青諸顏色。茲於閶門中市美恩序堂購得多

吳門話雨記

種。試之確爲上品。該肆又名黃繪林堂。馳名大江南北。洵非處士之純盜虛聲可比也。既而又於觀前購得精工之雀牌一盒。尙擬至范莊前。買紅木畫桌。而天又震霖。且時已亭午。便於附近中央飯店之園中。作餐膳之計。而是日適爲星社雅集。不佞不克奉陪。卽辭別冒雨至滄浪亭。吟秋。明道。煙橋。菊高。廣慶。劍花已先在。多時不見。存問愈密。臨軒外矚。池水中敷披的礫者。悉爲菌苔。露搖珠點。霄坼金鬚。絕妙一幅周茂叔愛蓮圖也。俄而大雨豐注。一片迷濛。田田之葉。頓如孔程之遭途。而傾其蓋。紅葩酥潤。又如出浴之真妃。使人銷魂欲絕。正濕練披拂中。瞻廬。小青。眠雲至。衣均霑濡。而以眠雲爲尤甚。煙橋遂解衣衣之。且

曰。今日可聯句。以最難風雨故人來爲首唱也。是集也。社友計十人。其他或抱恙。或客異地。不克與會。欲求曩時之盛。不可復得。偶憶郭頻伽詞句云。年來俊侶都散。便登山臨水。只恁蕉萃。不禁感慨係之矣。陳篋設殘。聽兩觴酌。盜靈傾盆。隔戶俱不能啟關。而鬱蒸煩熱。飲凍汽水以解之。席間。煙橋提議星社成立以還。將屆十稔。擬出一十周紀念冊。僉表贊同。冊中備畫。有社員箇人小影。雅集合影。社員之書畫手蹟。以及會所輯述之書報。均攝取其封面一角。鑄版刊於其中。文字則小說也。雜作也。星社十年之歷史也。可謂應有盡有。投票選舉。不佞與明道同負徵集之責。固義不容辭者也。至於刊費。亦由社員分任。法至美善。

吳門話雨記

錄核半殘。忽金季鶴貴臨。明道出美人名士
新酒籌以助興。鳳凰相求。同性則飲。且屢
有背誦古詩之罰。腹儉之不佞。幾如有限公
司之破產矣。席未終。不佞先行。杜宇伉儷
等本約來滄浪亭一游者。茲爲雨阻。遣返旅
邸。不佞遂趨蘇州飯店。稍坐。偕杜宇伉儷
等同至臺花墅寓所。時眠雲亦返家。杜宇素
慕心漢閑鷗。亟欲一觀以爲快。眠雲出扇
一二百柄以供鑑賞。杜宇尤愛觀俗超然之人
物。程瑤笙之翎毛花卉。袁雪庵之仕女。樊
少雲之走獸。謂爲炯然精采。神化之筆也。
又吳蘭洲小冊頁。所作仕女。娟逸無倫。寫
景物尤工緻。款爲絕構。讀畫移時。垂隕始
去。

初十日。零雨其瀟。途泥滑滑。不佞至飯

店。杜宇等已起身。正愁天不做美。有妨乘
劇工作。少頃。汽艇司機者來。謂所定之艇
。已泊止廣濟橋頭。於是姑下艇雨游。杜宇
伉儷渴欲得嫩藕鮮蒡。艇乃直駛葑門外荷花
宕。兩岸淨植亭亭。葉稠刺密。古人詩。水
天倒浸碧琉璃。洵爲真切之寫照。雨珠敲葦
作清響。素花朵朵。極重欲折。間以一二蘆
葦。蕭瑟搖曳。秋意益形酣足。且今歲娉蘇
葦殿。金昌黠蕪。鳳去巢空。畫舫泛秋。已
成陳迹。更覺滄茫淨冷。了無塵滓。而村氓
亦因雨故。皆盤處不出。欲求藕蒡。無從問
津。及後見一舫子。榜人謂可代謀。舫繫汽
艇。在綠漪雲錦中。行可三四里。始抵一港
汊。榜人解維登岸。二春、蘭根。銜雨噴之
。約吸淡巴菴一捲。榜人果攜得藕來。計

吳門話雨記

數十斤。二春。關機重驗氣重。摘翠蓋以遮身。楚辭有緝菱荷爲衣之語。不圖今竟目擊之。繼而諸氓泗水負蓮蓬來。堆繪幾礙行動。吾儕剝而啖之。味清雋無可言喻。明珠女士更削蓬梗而成煙斗。用吸茄立克。殊饒清趣也。時已近午。酒囑司艇者直駛木瀆。過七子山下。身掛黃袋之愚夫婦絡繹于道。因適逢三元大帝誕。故香蟲競集也。抵香水澗畔。同上酒家樓。一謀醉飽。醋魚搶蝦。肥雞厭載。烹調之美。海上不易嘗得者。飯后。天忽呈霽色。始預備化裝。爲攝劇工作。杜宇慕袁雪琴畫名。相偕至下沙塘訪之。軒窗寥豁。繞檐植夾竹桃。方吐丹葩。掩映於簾幙間。對之神爲之怡。想當年諸葛廬。子雲亭不是過也。雪琴出示其近作人物橫幅。

元氣淋漓。以渾厚見長。不覺歎賞久之。辭別返艇。折至楞伽山下。碧浪相拍。溟渤淼漫。厥爲石湖。宋范成大居隱之所也。艇泊岸旁。明珠、二春。各易泳衣以涉水。顛波奔突。狂赴爭流。杜宇因命諸助手畫開茉莉於水中以攝之。蓋「妹妹我愛你」片中。有飛屋一幕。人自屋下墜。適入巨浸中也。爾根爲劇中表兄。於岸次見之。亟援之去。惟六是日驟發生寒。涉水者皆肌膚起粟矣。工作既竣。駛艇至車站。杜宇伉儷等乘晚車去。翌日。不佞亦偕拙荆來滬。勞人草草。良可慨也。書此小文。以誌鴻雪。



麗

雲從那穿白色制服的看護婦手中。接過半玻璃盞藥水。把睡熟在病牀上的蘇紫

霞。輕輕推了一推。又輕輕地說道「霞。吃藥水。」這時紫霞正朦朧地睡著。給麗雲一推。醒了。惺忪睡眼中。早射進一道亮亮的燈光。紫霞一時睜不開眼。忙從被窩裏伸出右手。揉了揉眼睛。才睜開眼來。見屋頂上裝著的電燈。已亮亮發光。再一瞧對面窗外。黑魘魘地。那蒼翠的林木。籠在白色濛濛的霧中。再凝神一聽。春風挾著雨珠。吹上窗來。玻璃上發著一片琮琤的繁響。那田畝中的開開蛙鼓。和林中歸來的倦鳥。噪著。啼著。一聲聲送上枕來。紫霞聽了。把頭在枕上移了一移。麗雲見了。又輕輕說道「霞。你適意麼。吃藥水罷。」紫霞把頭微微點了一點。似乎要坐起身來。一面問道。「雲。天夜了麼。現在已幾點鐘了。」那看護婦見紫霞要坐起身來。忙阻住他道。「蘇先生。不要動。睡著吃藥水好了。」麗雲也忙說道。「霞。不要動。藥水我來喂給你吃。」麗雲說時。左手把紫霞的頭。輕輕側著。

右手把玻璃盞裏的藥水。喂給紫霞吃了。又從看護婦手裏。倒了一盃溫開水。喂給紫霞。紫霞喝了兩口。把盞在伊的掌中。微微搖了一搖。麗雲覺著。就把手中的玻璃盞。擱在那看護婦托著的盤中。又在茶几的抽屜裏。取了一粒水果糖。捧入紫霞嘴裏。又把紫霞的頭。慢慢地枕上扶正。順手把枕頭墊一墊好。才開口說道：「霞。這樣適意麼。」紫霞點頭答道：「這樣很好。現在什麼時候了。」麗雲瞧了瞧手錶。說道：「時候還早。祇六點半鐘。下雨的天氣。天夜得快。好似已很晚了。」紫霞瞧著那看護婦過去的背影。悄悄說道：「雲。回去罷。現在已過了院中探望病人的時間了。」麗雲繃了繃眉。說道：「真討厭。讓夜飯開了上來。我喂你吃了。再回去罷。」紫霞聽了。望著那看護婦的背影。悄悄地說道：「這裏密司范。好說話。你過了時間。不來干涉。換了那位密司陳。對不起。過了時間。就要把你驅逐出院了。」麗雲笑了一笑。說道：「謝你知照。這種陪伴病人的生活。全是你作成我幹的。」紫霞瞧著麗雲。含有薄怒的兩眼。心中很過意不去。把他伸在被外的右手。指著牀右的杌子。懇切說道：「雲。不要動氣。你站了一回。想已很吃力了。快坐下來。休息休息罷。」麗雲一壁坐下。一壁說道：「我的身體。我自己知道的。不要你管。你自己管好你自己罷。」紫霞聽著。嘆了口氣道：「好姊姊。你不要埋怨我罷。我開刀。吃這樣的苦。假使還累你吃力了生病。我死了。也難以瞑目的。」麗雲不等紫霞說完。忙搶著道：「你又耍這般瞎說

了。死呀。活呀的亂嚷。二十六歲的人。還這般一些沒有丈夫氣。」紫霞瞧著伊茫然欲涕的雙眼。心中益發過意不去。忙把右手緊緊握著麗雲的左手。一邊說道。「好姊姊。我真該——」麗雲不等紫霞出口。把伊含著淚珠的眼睛。瞪了一瞪。紫霞忙道。「下次不敢了。好姊姊。你饒我這一次罷。」麗雲把手帕按了一按眼睛。聲音帶些嗚咽說道。「冤家。你吃了這苦頭。可會記記好。下次還要去嫖賭逍遙麼。」紫霞聽著。心中萬分難過。把伊的右手。緊緊握了一握。嘆息說道。「你放心。我到底不是木頭石頭。我這次的生命。已是你替我去拾得來的。假使我還要幹那種荒唐事情。委實是豬狗產生了。」麗雲見紫霞這種懺悔的話。憔悴的臉上。現著一絲苦笑。說道。「你不要生病的時候醒悟。等到身體一好。又昏沉沉的變得糊塗了。」麗雲說時。頓了一頓。又接著說道。「你這樣的重病。祇有我這倒楣的人。會來服侍你。什麼你那位好姊姊。——害你生病的好姊姊。來都不來張望你一次呢。」紫霞聽麗雲這幾句話。心中又悵又悔。一壁緊握右手。一壁扯著說道。「好姊姊。你不要冤枉人。我除了你這位好姊姊。那裏還有什麼好姊姊。」紫霞雖這般說著。但他負心的往事。早已一幕幕在他回憶中開映了。

★ ★ ★ ★ ★ ★ ★ ★ ★ ★
這大約是初冬的夜中罷。那朔風卻還不甚凜冽。開著窗。還不覺得寒冷。那天空中的明月

·卻很識趣·由那開著的窗框中·照進一片水也似的月光來·紫霞這時·正坐在窗前·把他那枝鋼筆·在一張白紙上·簌簌地寫著·

「芬·我愛·我假使不能和你結婚·我真要自殺了·親愛的芬·明日我要到T地去做事了·請你可憐我·不要再推三阻四·假使你再不答應我·我與其在日後發瘋而死·倒不如今天就死在你的面前·來得直截痛快·」

紫霞認爲將來的妻·而那時做他情人的尤琴芬·正和伊的母親·坐在桌子兩旁·伊的母親·就著桌上煤油燈的光線·正在縫補一件什麼衣服·琴芬卻攤著一本「紫羅蘭」雜誌·但伊那雙鈎人魂魄的情眼·卻並不看書·汪汪地瞧著紫霞寫字·紫霞寫了這幾句話·把手中的紙·筆·一起遞給琴芬·一邊說道·「姊姊·你看這篇小說的頭段·可還能將就過去麼·」琴芬接過紙筆·伊的眼中·亮晶晶地含著淚珠·卻帶笑說道·「霞哥·不要客氣·不過這兩句·似乎要改改才好·」伊說著·早握筆在紙上簌簌地寫了一回·方回給紫霞道·「你看這兩句·可比你的合宜些麼·」紫霞笑道·「琴姊姊·你做的東西·自然不會錯的·」紫霞說時·早瞧著紙上·見琴芬已廣續寫在下面道·「紫哥·你的心·我是知道的·我的心·你難道不知道麼·不過你已有了未婚妻·令叔又替你擇定了婚期·在這畸形的社會裏·黑暗的環境·那能打得破呢·我這種無才無學的人·請你不要替我擔心·——」

紫霞瞧著。斗覺有一股酸酸的味兒。直透鼻子。兩眼也頓覺熱刺刺的。忙擡起筆。捧著寫道。『親愛的姊姊。你竟忍心逼我死麼。我這次到T地去做事。難道你還不知道我的心事麼。假使他們定要逼我結婚。我會得望海裏一跳。要知婚姻是把愛情做基礎的。一箇男子怎能同時愛兩箇女子呢。我和汪家女子。不過是舊禮教結合的名義。原毫無一些愛情可言的。祇要你肯答應我。我們兩人同心合意的奮鬥下去。我們都是新青年。難道還怕打破舊禮教麼。好姊姊。請你可憐我。答應了我的請求。』

琴芬見紫霞這種癡態。嘆了口氣。就在紙上寫著。『隨你幹罷。你到了T地。身體自己保重。多寫幾封信給我。——』

★ ★ ★ ★ ★ ★ ★ ★ ★ ★

紫霞想著這幕影事。瞧了瞧牀前的麗雲。想起那時癡戀著琴芬。簡直把伊恨入骨髓。但現在呢。卻祇有伊肯這般吃苦。肯這般體貼的服侍他。那懊悔的淚。不由不從兩眼中分淌下來。麗雲見紫霞這樣。忙把手帕替他揩抹。一邊說道。『癡子。好端端的。又要哭什麼呢。』紫霞又想到麗雲爲他要解除婚約。寫了一封故意自毀名譽的信。汪家接到了。害得麗雲受了無數冤氣。憂憂鬱鬱的竟生了三箇月的大病。紫霞想到麗雲爲自己那般受苦。現在結了婚。又沒有一些相當的補報。這次患病。醫藥各費。既害伊典質釵珥。服侍照料。又使伊癡癡忘

。真覺對伊不起呀。紫霞付着。望了望麗雲。又繼續想到他這次患病的病原。——這真是一件何等喪心病狂的事情。

★ ★ ★ ★ ★ ★ ★ ★

這大約已是暮春三月了。柔綠的草。豔紅的花。嫩嫩的柳絲。青青的晴空。把明媚的蘇州。益發點綴得嬌紅姹紫。春意盎然。紫霞那次回家。自以為正月中那次逃婚。對於琴芬的愛情。表示著萬分的誠摯。差不多已把自己一顆熱熱的赤心。誠誠懇懇的供獻給伊了。并且紫霞從他委托探聽婚事的友人信中。已聽得汪家自願解除婚約。他聽了這種好消息。心中滿著著無限的快樂。自以為他那種愛情奮鬥。已得到局部的成功。這次回去。定可達到「有情人成了眷屬」的結果。所以他這次由T地回家。踏上了「舟山」輪船。晚餐過後。那輪船已駛出定海灣。紫霞披上艙面。見那浩汗的海中。邱陵般起伏的波浪。給輪船的尖頭。衝成兩道白色的水紋。在洶湧的波濤上。蜿蜒地向兩邊遊去。慢慢變成白沫。海上的帆船。似海鳥般的。歪歪斜斜。靜靜的嵌在淡紫的天空和海面上。薄暮的夕陽。已失去了刺目的威權。赤玉盤似的。擁著萬道光華。慢慢地隱入暮靄裏面。那夕陽的殘暉。映上海面。看霞地現著無數金蛇。游泳在大海中。這種大自然的景色。瞧在紫霞快樂的眼中。事事物物。都現著無限快樂。無限光明。紫霞挾著這無限歡喜。急急的趕回了故鄉。那知他一到家中所得的第一箇消

畢。曉是琴芬已與胡家訂婚。這真使紫霞何等的傷心。事情是確確實實的。紫霞這次鬧癩。因著逃婚的那事。物議騰沸。弄得滿城風雨。琴芬的家中。已都知道紫霞的單戀。那位久居舊禮教中的琴芬母親。更瞧得紫霞是誘姦閨女的惡徒。——黃慧如與陸根榮案件中。陸根榮判處四年徒刑。紫霞幸虧所遇的尤琴芬。不是黃慧如一流人物。不然。紫霞怎麼不要做以前的陸根榮、嘗幾年鐵窗風味。紫霞真是何等的幸運呀。——所以紫霞回了家。以前一向來往的琴芬家中。返覺視視規規的。躊躇著不敢前去。這大約是紫霞回家後一星期的下午罷。他因那懇求琴芬的信。雪片似的。一封封托人送去。或由郵局寄去。最後的幾封。寫得怎樣纏綿悱惻。痛哭流涕。自以為鐵石人見了。也當意惹情牽。可是那位婉孌的尤琴芬。竟給紫霞箇陰乾大吉。不瞅不睬。連一張紙。一箇字。都沒回覆他。紫霞是何等失望而痛苦呀。這天他忽的想起借酒澆愁。想借故鄉的風物。排遣他胸中的憂鬱。紫霞在玄妙觀裏品茶寮中。吃了半小時的茶。回到觀前街上。已是薄暮時分。路燈和店鋪中的電燈。都亮晶晶地發著光芒。街上的行人。熙來攘往。十分擁擠。那幾箇「蕩觀」的少年。兩袖翩翩地甩著。顧盼生姿。女子們的裝束。有的穿著旗袍。有的裹著斗蓬。有的拖著長裙。有的穿著大衣。形形色色。更是目不暇給。伊們的面部。益發裝得蕩人心魄。面孔塗得紅紅白白的。眉毛畫得細細彎彎的。紅紅的嘴唇。閃閃的眼波。醞釀的濃香。氤氳氳地噴溢四週。和著市氣。特製成

一種觀前的空氣。男的女的。在紫霞面前。穿梭般往來。紫霞聽着他們的欣幸。心坎中瀟瀟着孤獨的悲哀。正在這無可奈何的時候。一箇穿閃錦緞旗袍的女郎。和一箇穿西裝的少年。在觀東那面談笑着。出現了。耀眼的截髮。覆着一張圓滿的粉龐。彎彎的眉毛。襯着靈活的眼珠。深印在紫霞腦中的兩箇淺淺的笑渦。也明明印在微笑的面龐上。伊出現了。伊不是紫霞夢寐不忘的尤琴芬麼。紫霞對着。他的心。突突地衝動。他的四肢。簌簌地顫動。他的身體。癱瘓着不能動彈。呆呆地立在路旁。琴芬那時也瞧見了紫霞。忽的好似聽見了蛇蝎。粉龐上的笑容。立時收斂。掉轉了頭。急急的在紫霞面前一掠。飛燕般快的一掠。紫霞眼見他的情人。和那少年在面前走過。霎時四肢百骸。都氣得冷冰冰的。半晌半晌。才長長的嘆了口氣。說道。『這就是自由戀愛麼。自由戀愛是這樣的麼。』他昏昏的腦中。給這兩句詞句。擾得快要發狂了。他在這憤憤的當兒。忽像瘋人似的跳上一輛停在路傍的黃包車。向車夫高聲說道。『快跑。闖門去。闖門去。快跑。』

蘇州金闕門外。到了晚上。原早裝着迷人的繁華境界。紫霞原涓滴不飲的。可是這天。他在「大慶樓」菜館裏。足足喝了兩斤金雕。他的頭。益發昏昏加重。他的心。益發突突亂跳。他走下那條轉彎扶梯時。頭重腳輕。好似騰雲駕霧。東倒西撞的衝出了菜館。兩隻脚兀是支不住身體。眼跟踉蹌寫字般在馬路邊道上走着。這時路燈和旅社面前的電燈。耀進紫霞眼

裏。一圈圈的暈成眩目的虹彩。胡琴和京調的歌聲。騰在馬路的四圍。妖嬈的妓女們。更裝扮得像妖精一般。在燈光下笑著走着。穿梭似的搬動。紫霞給四週的景物。無著鬧著。紛擾的腦中。益發昏眩了。他扶牆摸壁的信足走了一陣。走不動了。暫立在牆下稍息。忽的一陣含著冷意的春風。吹上醉靨。才把他吹醒了些。擽著他模糊的眼睛。見他正站在遠東旅館的門首。他正模糊地瞧著。猛覺有一股氤氳的香水濃香。直透鼻管。一箇裹著旗袍的身子。嬌嬌的在紫霞眼前閃過。走入遠東旅館。窄窄的腰身。活活的身段。配著肥肥的臀部。緊緊裹著的旗袍。走路時一扭一捏。旗袍深深嵌著臀部。扭得好似一箇英文中的大W。這蕩人的風態。映著燈光。把這失戀的醉人。誘惑了。性的火。迅速地在我心中燃燒了。微笑着說道：「世界上那裏有什麼純潔戀愛。虛偽的人們。快把這假面具揭去了罷。」紫霞摸了摸袋裏的幾張鈔票。就毫不躊躇的跟著那兜棧房的妓女。跟踉蹌蹌的趕進了遠東旅社。

★ ★ ★ ★ ★ ★ ★ ★ ★ ★ ★ ★

紫霞想著這幕放浪的影事。兩夜的荒唐。不但墮落了人格。並且把一箇健全的身子。竟給這兩夜荒唐。深深種下了惡疾的種子。竟至現在使麗雲典質釵珥。送他進醫院去療治。紫霞的良心。見麗雲越是這般體貼的服侍他。越是覺得負疚。越是覺得難過。這時麗雲兀是抹著紫霞臉頰淌下的淚珠。一面苦笑著說道：「娘子。疾病犯也犯了。哭又有什麼用呢。好人，

快不要哭了。靜靜的養息幾天。自然就會好的。」紫霞再也捺不下胸中的懺悔。斗把右手緊緊地握著麗雲的手。嗚咽說道。「姊姊。我真懊悔。我真對你不起。天夜了。又在下雨。你早些回去罷。晚了。路上要不好走的。」麗雲的眼睛也紅了。含著兩眶的眼淚苦笑道。「我知道了。我的事情。你不要管。你自己快快住哭。給人家看見了。成何體統。」紫霞急止住了哭聲。強笑道。「曉得。曉得。你也早些回去罷。」麗雲道。「再等一會。我喂了你粥回去。」紫霞搖頭發急道。「你回去罷。雨益發下得大了。你不要再等了。我不餓。不要吃粥。」麗雲瞧了瞧玻璃窗外的雨絲。又瞧了瞧腕上的手錶。快快地拿了雨傘。立起身來。向紫霞道。「你靜心些。我回去了。」紫霞點了點頭。一邊說道。「外面不好走。你就叫了車子回去罷。自己的身子。也要保重的。」麗雲點了點頭。又向紫霞回頭望了一望。才走出病房。紫霞眼送著麗雲回去。心絃上發出懇摯的聲音來道。「親愛的上帝。請你保佑我。快些痊愈罷。不要使伊再這樣奔走捱苦了。」





全世界最可驚怖之奇案

張·碧·梧



倘

有人焉。聲聞洋溢於各國外交

界中。復身為世界有力強國之代表。則其簡人之生命。自可如磐石之安全。乃竟一旦失蹤。不知去向。既乏痕跡之遺留。復無消息之傳說。蹤跡杳然。一若為空間所吞沒者。此類之事。一般人必以為情理所不許。事實所不能。然而徵之往事。確有發生。如派駐維也納 Vienna. 英國大使巴塞司特氏 Ms. Patscher. 之失蹤。即其一也。此案之內容。當時無一人明悉。迨至約翰哈爾爵士 Sir

Jahn Hall. 所著之「四大奇案」Four Famous

Mysteries. 一書出世。方稍稍有所暴露。而

透射幾許的曙光。按巴塞司特氏之失蹤。係一

在其歸途中。其地名為波萊般。Poreberg

為普魯士之一小城。介於柏林 Berlin. 與漢堡

Hamburg. 之間。彼行抵波萊般之日。為十

一月間一日之下午。意欲稍事勾留。當晚即

繼續登程。返英國。彼方作函數通。而啓程

之時間已至。彼乃於此時頓失所在。其隨從

暨立事搜尋。終無形影。祇有一點。可作研

究之資料。即其所衣之袴耳。袴之發現地。係在一平臺上。袴之裏層。翻而外向。袴袋中有一函。係致其夫人者。內云彼方爲大危險所包圍。語意含混。莫知所指。而其時距其失蹤之日。已可三星期矣。此等重大之案。警廳中人。莫不力事偵索。以冀破獲。願久久莫能得其線索。遂成爲一絕大之疑案。直至四十餘年之後。波萊般之一古屋中。忽發現一男子之骷髏。既經專家檢視。斷定此人生前。必因頭部爲巨斧所擊而致命者。此人爲誰。則未由證實。亦一疑問而已。而外交部中所有關於此失蹤案之文件。幾全部無復存在。觀於此點。似英政府明知巴氏因何失蹤。如何被害之真相。第以不欲爲外人所知。故實施此種湮沒證據之舉動。據一般人

之意料。以爲巴氏之被劫而遇害。實係拿破侖氏秘密警探之所爲。然當巴氏失蹤後。拿破侖亦嘗致電巴氏之夫人。伸其哀悼之忱。並聲明對於此事。一無所知。又有人謂巴氏向爲普魯士軍界中一種秘密團體之會員。此團體之宗旨。係在搖惑法國政局之安寧者。巴氏或有違背宗旨之行爲。致令團體中人慮其離叛。遂將其置之死地。以絕後患。此說似有相當之根據。蓋當巴氏失蹤前不數日。曾有人見其與一普魯士軍官。作密切之談話。此軍官固爲該秘密團體之會員也。且巴氏失蹤之後。此軍官又竭其所能。妨礙警廳偵查之進行。則其中顯有蛛絲馬跡之可尋。至於英政府所以不欲張揚此事。似與該軍官曾有協議者。據當時德人方面之傳說。謂該

軍官曾將此事報告政府。此報告今仍保藏於柏林。未知有暴露之一日否。巴氏所遺留之袴及一函。亦復難得適當之解釋。蓋巴氏失蹤之後。警廳中人。立即嚴密搜尋。則此一袴一函。何以遲至三星期後。方發現於漠不相關之地。此顯係有人故於暗中置放者。今假定巴氏之死。出於秘密團體所為。則彼何以不消毀此袴此函。而必令其發現於人前。此則又一無從索解之問題也。

法國科里爾氏 P. L. Courier。遭人暗殺一案。情節之奇詭。殆與巴氏失蹤案相等。此案發生於數年前。當時轟動法國全境。街談巷議。莫非爲此。蓋科氏爲著名之通儒。亦政治著作家也。案中奇詭之處。直達於極點。當科氏二十四歲時。曾與一二十歲之少女

。發生戀愛。旋即與之結婚。攜往拉迦芬尼爾 La Chavonniere。鄉間同居。其生活之狀況。殊出意外。匪特無快樂之可言。且煩懣如坐愁城。蓋科氏自始即抱一成見。以爲其夫人所應享受者。乃一種邁世式的枯寂之生活。然彼方屆妙齡。笑能耐此。彼此意見相左。遂致積不相能。因環境自然之嬗遞。其夫人復鍾情於另一人。此人爲庇亞爾杜包愛 Pierre Dubois。乃鄉間一工人也。於是此生命史中之一幕悲劇開演矣。夫人與杜愛好未久。即爲科氏所覺察。立辭歇杜之工作。而令一管理田產人曰魯易佛萊蒙 Louis Fremard。者。隨時監視其夫人。不意佛亦非安分之流。復與夫人有染。而夫人與杜亦仍有往還。歷時未幾。家庭中之禍變。遂致發生

·一夕·佛杜二人及二木工·在一旅社中·
有秘密之集議·科氏之夫人·旋即攜其長子
·恩恩離家而出·其後某星期日之向晚·勞
特Lande森林中·忽有槍聲一響·迨至次日
·森林中即發現科氏之屍體·蓋已為槍彈洞
穿胸背而死矣·經警察之偵查·杜及其兄薛
福林 Synphorien·又其老父·一併被捕·而
科氏之夫人聞夫死耗後·初無深切之悲容·
據其宣稱·彼以為負有殺害其夫之嫌疑者·
厥惟佛萊蒙·並報告警廳·謂佛曾約其夫晤
談於森林間·此實可疑之點·佛遂亦為警廳
所捕·立下之獄·科氏之夫人旋又聲言佛之
職務·已為其夫所停歇·彼或懷恨而出此·
亦未可知·夫人又竭其所能·慰藉杜之家屬
·並謀所以釋放之道·杜之父子三人·因得
安然出獄·佛以力辯無罪·亦得脫身事外·
而真相如何·終無一人知之·光陰迅速·積
日既久·社會中對於此案·已漸次淡忘·時
距佛宣告無罪之日·已歷四年·忽有一女婢
自首警廳·謂此暗殺案之發生·彼曾親目所
親·祇以種種理由·案發之日·未敢有所陳
述·據謂槍殺科氏者·實為佛萊蒙·而杜之
兄弟以及不識之三人·亦皆在場·因有此項
之報告·法律之鐵爪·又大事活動·杜之兄
弟及其他二人·同時被捕·而對於佛萊蒙·
·獨無何種之動作·蓋彼已自認其一部份之
罪·彼之供詞·略謂此暗殺案之發生·實由
於科氏夫人之唆使·而杜之兄弟·則為首先
發動之人·因此警廳中復捕科氏夫人到案·
但夫人之供詞·空靈微妙·絕無些微之破綻

· 可用以證實其罪者。結果遂釋放之。復訊被捕之二人。亦均無有佐證。釋之外出。但四日後。循環之報復。已實施於佛萊蒙之身。蓋彼忽焉暴死。據云係中毒所致。此一齣家庭慘劇。卽此閉幕。最後之消息。則爲科氏夫人下嫁一瑞士籍之學子。曾經過相當的戀愛時期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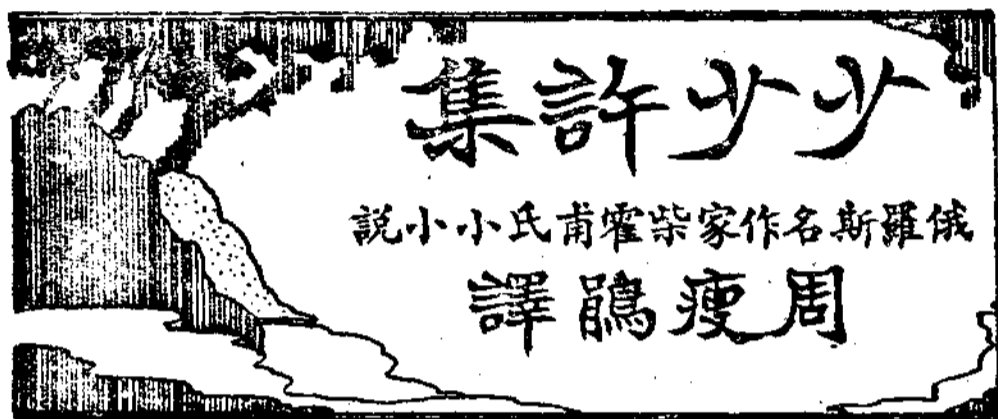
又有一著名之奇案。卽高夫來爵士 *Godfrey* 之被害是。此案雖已發生甚久。但迄無可以令人滿意之解答。高爵士乃一有名之人物。當國中因宗教問題四方騷動時。彼方充任縣知事之職。聲譽甚佳。頗爲國人所欽仰。其屍身發現之地。在倫敦城外之道路上。胸部爲利刃貫穿。因而致命。戒指數事。仍御於其手指間。并有巨款。仍在衣

袋中。是則此非謀財害命之案。顯然可見。案發後。官中卽懸賞五百金磅緝拿凶犯。對於報告之人。且聲明不加追究。當時卽有數人。赴官廳報告。中有威廉貝特羅 *William*

Bedloe 者。自稱與此案有關。而申訴其經過。彼之所言。實至可怪。據謂有耶穌會 *Jesuits* 中人二。曾託其暗殺一人。因此人爲彼輩計劃中甚大的障礙也。彼雖未拒絕其請。然亦未嘗報命。後復遇此二人時。見又有二人與俱。彼輩卽示以高爵士之屍體。爵士手足被縛。胸部洞穿。死狀甚慘。彼輩復將屍體移往郊外。蓋意在滅跡也。官廳得此報告。立大索凶手。願終無所獲。又歷若干時日。方捕獲一人。名馬爾司柏蘭司 *Miller* 者。然逮捕之理由。當時固甚淺薄

也。官廳中人。用種種方法。促其招認。而柏均不之應。如此凡歷二十四小時之久。柏似有所覺悟。方盡述其所知。據謂有一修道士。囑其同往暗殺高爵士。彼允之。即與葛林。Green。裴來。Berry。及希爾Hill三人共任其事。官廳即據其所述。立往拘獲葛林裴來。及希爾三人。於當日之午後。令其與柏對質。但三人異口同聲。否認其罪。祇以其辯訴之詞。理由未能充分。遂一併解往紐甘德。Newgate。後柏忽又中悔。頓食前言。但不爲官廳所許。而彼亦以身陷囹圄。頗感痛苦。復以官中有言在先。報告之人不加追究。彼之膽氣乃大壯。仍聲言初次之供詞。確屬真情也。結果柏得釋放。葛林裴來及希爾三人同受正式之審判。彼輩皆爲不學無識

之徒。莫能依法處辦。而彼時之司法制度。又不若今日之平衡。法官即認三人同爲凶手。判決死刑而執行焉。高爵士被害一案。至此似已告一結束。詎料數年之後。證明葛林等三人罪案之證人郎志。Tinas Oates。因犯誣證之罪。爲官中所捕。而柏亦以同樣之罪。被禁入獄。此二人既慣以虛偽之詞。爲人作證。則葛林等三人之死。亦儘有冤抑之可能。倘果屬如此。則暗殺高爵士之主犯。畢竟爲誰。有人謂主犯或即郎志。亦未可料。然終以缺乏證據之故。箇中真象。殊苦無以探索也。



家 說 演



一
箇晴明的早晨，那陪審官甘烈爾伊凡奴維克白弼洛諾夫下葬了。吾們鄉間盛傳

他死於兩種苦痛，一箇不良的妻子與酒精中毒。出殯的行列自禮拜堂出發往墳場去時，有一箇死者的同事

喚做柏泊洛夫斯基的，跳上一輛馬車趕去找尋一位朋友，一位葛立高來比屈維克柴卜京，此人年紀雖輕，卻已大大的有名。

柴卜京，可是我的許多讀者們都知道，他有一種很難得的才具，能在人家結婚，慶典，與喪葬時作臨時的演說。他能隨時從心所欲的演說：在睡夢裏，楞腹時，沈醉中或發熱極高的當兒。他的話說得流利而和平，好像水一般從水管中流出來，并且特別的多；他那演說字典中動人的語句，比了任何餐館中的甲蟲要多得多。他往往滔滔不絕的演說下去，因此有的時候，尤其在商人的婚禮中，他們不得不求助於巡警，趕上去止住他。

「老友，我是來找你的！」柏泊洛夫斯基見他恰恰在家，就開始說。「立刻戴上你的帽披上你的外衣回著我來，吾們的一

位同事死了；吾們正在將他送往別一世界去，因此你必須去演說一番以當送別。……你是吾們唯一的屬望者。要是死的是一箇起碼的人物。那也不值得來煩勞你，但是你聽他恰是秘書官。……在意義上是吾們辦事處的一根柱石。像這樣一箇特大的人物而下葬時沒有一番演說，那太不像樣子了。」

「呀，秘書官！」柴卜京呵欠著。「你可是指那酒徒麼？」

「是的。那邊有油煎餅喫，又有一頓飯可喫……你并可舉一筆車錢。親愛的朋友，同著我來。你在墳上像西昔洛般亂說一番，你又可得到他們何等的感激啊！」

柴卜京早就答應了。他掀起了他的頭髮，在他的臉上罩上一重沈鬱之色，就同柏泊洛夫斯堪出門上街去。

「我知道你們的秘書官，」他入到車中去時說著。「是一箇狡猾之徒和」頭書生——願他進天國去！這種人是你所不常遇到的。」

「來，葛立歇，這一回事可不是叫你辱罵死者。」

「當然不罵，但他仍還是一箇惡徒。」

那兩位朋友追上了出殯的行列，加入其間。那棺木在後面緩緩地扛上來，所以他們在未到墳場之前得有三次上酒店小飲一杯，以祝死者的健康。

在墳場中那墳墓的旁邊舉行葬式。那岳母，妻子，和妻妹都依照常規流了許多眼淚。到得那棺木放下墳中去時，那妻子嚷著『讓我跟他一同去！』但是並沒有跟伊丈夫入到墳中，也許是記起了伊的一筆養老金了。等到一切都重歸靜寂時，柴卜京便走上前去，將眼睛轉向那些在場的人，開始說道：

『我可能相信我的眼睛和耳朵麼？這墳墓，這些瀆著眼淚的面龐，這些呻吟和哀慟，這可不是一箇可怕的夢麼？唉，這並不是一箇夢，而吾們的眼睛也並沒欺騙吾們！他是吾們最近所曾聽見的，滿現著青年的活潑與純潔，他在吾們的眼前，直好似一隻孜孜不倦的蜜蜂，載著他的蜜到那有國家安寧的蜂房中去，他……他如今已化爲塵埃了，已化爲沒有生氣的幻景了。那殘酷的死神把他那隻露骨的手著在他的身上，可是他這時雖已到了老年，而仍還充滿著少壯的精力與光輝的希望。這真是一箇不能挽回的損失！誰能給吾們補他的缺呢？吾們原有好多爲政府服務的忠僕，而柏洛谷非郎昔必克卻是獨一無二的。他的靈魂深處，也忠於他那誠實的責任；他盡心竭力的工作到深夜，決不能通以賄賂。……他何等的輕視那班損害公眾法益而想腐化他的人，那班以財貨誘惑他而使他放棄責任的人！是啊，在吾們的眼前柏洛谷非郎昔必克往往將他那筆很小的薪水分與窮苦的同事們，而你們也已聽得那些依他爲生的孤兒寡婦們的哀號了。爲了忠於他的良好的工作和官中的職務之故，他竟拋棄了人生的樂』

趨與家庭的幸福；可是你們是知道的，他至死還是一箇饑夫。就是在友伴中誰能補他的缺呢？此刻我還能聽見他那張仁慈而修養得光光的臉，帶著溫柔的笑容向著吾們；此刻我還能聽得他那和藹而深切的聲音。柏洛谷非耶昔必克，願你的尸灰永永平安！誠實而高尚的勞力者，願你安息！」

柴卜京繼續著說去，而那些聽者卻在唧唧噥噥地彼此低語了。他的演說很快人意，并也吸引出一些兒眼淚來，但有好多事情似乎很奇怪。第一層，他們不明白那演說家爲甚麼稱死者爲柏洛谷非耶昔必克，他的名兒明明是甘烈爾伊凡奴維克。第二層，人人都知道死者一輩子和他的結髮之妻口角淘氣，所以也不能稱他是饑夫；第三層，他有一部很濃厚的黑鬚子，從沒有修養過，所以也沒一箇明白那演說家爲甚麼說起他一張修養得光光的臉。聽的人都在猜疑了；他們面面相覷而聳著他們的肩。

「柏洛谷非耶昔必克，」那演說家繼續說去，很奮興的向墳中望著，「你的臉是醜陋，并且是可怕的，你是嚴厲而苛刻，但吾們都知道你那外面的皮殼之下，跳動著一顆誠實而友愛的心！」

那些聽的人開始聽到那演說家也神色有異了。他呆瞠著一處，很不安定的顫彈著，也聳起他的肩來。霎時之間他停住了話，很詫異的張口而望，轉向柏泊洛夫斯基。

「我說！他還活著！」他說時，很恐怖的望著。

「誰活著？」

「怎的，柏洛谷非郎昔必克！他立在那裏，在那墓碑的旁邊！」

「他從沒有死過啊！死的是甘烈爾伊凡奴維克。」

「但你對我說你們的秘書官死了。」

「甘烈爾伊凡奴維克原是吾們的秘書官。你這怪魚，你完全纏誤了。柏洛谷非郎昔必克是吾們前任的秘書官，這是不錯的，但在兩年以前，他已調往第二區署去充錄事領袖了。」

「那一箇鬼知道這箇？」

「你爲甚麼停止啊？說下去，這太難受了。」

柴卜京轉向墳墓。仍很流利的繼續他那中斷的演說。那臉上修葺得光光的老錄事柏洛谷非郎昔必克，當真是立在一塊墓碑的旁邊。他蹙額含怒的瞧著那演說家。

「好啊，你已將你的腳踏在墳墓中了，可不是！」他的同署的錄事們和柴卜京送了葬回家，笑著這樣說。「活葬了一箇人！」

「少年人，這太覺沒趣了，」柏洛谷非郎昔必克咕嚕著。「你的演說對於死者也許是一些兒不錯，但是對於活的人卻全是譏諷而已！該死的，你說些甚麼？不營私，不腐化，不受賄

賂！這些話對於活的人全是讒譏。先生，并且也沒有人請你評論我的臉。醜陋啊，可怕啊，由它好了，但你爲甚麼把我的面容像這樣的公開展覽啊？這是侮辱。」





消夏雜綴

楊劍花

消夏雜綴



大庾女冠極多。皆山居。有淨蓮

菴。處巖壑中。境地幽寂。自山麓望之。白雲四合。彷彿聳入天際。登陟不易。香火絕衰。窮年閉其禪關。主尼年祇二十許。任姓名阿英。國色也。父名德閔。業商。幼字同里許生邵昌。善文章。尚氣節。安貧樂道。不屑卑躬屈節以附人。時里有某巨室。魚肉鄉民。勢饒極熾。生深鄙之。每於賓朋廣座中。昌言訕笑。巨室迺重賄邑令。以莫須

有之事陷生於獄。德閔以生為無行。致困圍

扉。欲悔婚。阿英聞之。憤不欲生。涕泣自陳。謂生無慚儒行。赭衣偶著。不足為辱。昔湯有聖德。尚繫夏臺。文王聖明。猶囚羑里。哲王且遭无妄之災。苟於公無愧。雖蒙難艱貞。庸何傷。德閔知女意無他。遂罷其議。絀數年。生藉友人營救得釋。詎吉妾女。極伉儷之樂。生性質直。嫉惡如仇。好譏人短。阿英每戒其慎言避禍。尚德裕光。謂

否則憂懼之自外來者。尙錯繾而不可問。不之聽。無何。生公車北上。被刺逆旅。阿英聞耗。隻身入都扶櫬歸葬。上無翁姑。伶仃失所依。遂投淨蓮菴。皈心空寂。隔絕塵世。蓋阿英從未越禪關一步。而行人又罕至其地也。一日。忽來一美少年。阿英矚然駭異。少年習與尼爲緣。見英秀豔出塵。神魂飛越。顧英冷然。改容爲禮。隨喜殿宇而出。歸以語人。爲無賴某所知。念尼孤儒可狎。逕往探之。則尼已不知何往。惟一老僧挂搭其中。見無賴入曰。儂薄子汝命合休。出所懸戒刀殺之。後遂無問津者。

齒暮。亦鮮有輿論婚者。怨懟以沒。不知凡幾。乖滅人道。莫逾於斯。推富者之居心。以役使婢女。便於給事房闈。使之防閑婦女。不致蕩檢踰閑。故不欲其修愛夫之好。分事主之勤。然人誰無夫婦。忍令窺琴室之好。抱向隅之憾。姑置人道不論。卽於心亦恐有難安。况農家家畜。尙欲移雌就雄。將牝求牡。獨於人而可無偶乎。設使富家之子女。男長不婚。女大不嫁。難保不怨恨其父母。無意外之虞歟。反是以思。可以悟矣。余今舉姚玉珍事言之。姚玉珍。婺州農家產。六齡失怙。九歲失恃。貧不能存。其叔鬻之於本邑某富翁。玉珍貌固不惡。嬌小可愛。性尤慧。能先意承旨。以是得富翁歡。及長益豔。雖裙布釵荆。不減其婀娜。搔首弄姿

◁ 二 ▷

·頗蓄懷春之念。有挑之者。則必有以報。富翁好色。吳娃越豔。充斥下陳。多廣田自荒。晚年抱異疾。不能親女色。羣姬遂各有所私。初富翁防閑甚嚴。羣姬不逞所慾。縱令玉珍宜淫於外。乃引其姻婭者。通於羣姬。玉珍委首邁衆。由是自恃其功。日爭夕。並攬家政大權。事播遐邇。翁無如何。羞憤成疾。委頓牀第。羣姬與玉珍視爲贅疣。凌辱倍至。翁或怒以色。則玉珍輩相怒以聲。久之積威漸深。反望色笑而迎之。漸且斷其飲食。翁力疾聲嘶。呼無應者。每值無人。伏枕暗泣。兩目盡赤。蓋未嘗不悔向之不嫁玉珍也。未幾卒。玉珍席捲所有。挾所歡遁滬。其諸姬則多入勾欄云。

山陽盧某。前清某科舉人。學博品端。天

性純孝。其父奉佛維謹。某年病篤。盧侍奉湯藥。日夜匪懈。嘗斷指禱神。乞以身代。父病得占勿藥。因有盧孝子之稱。年甫而立。爲蘇省候選教諭。某年冬。攝高郵縣學篆。適值水災。奉命辦賑。加惠災民。備嘗辛苦。遠近咸嘖嘖稱頌之。賑事未竣。因要事他去。遂諉之書吏。致有侵蝕賑款情事。而盧固未染。亦不知之也。嗣爲江浦書院長。背間患外症。勢甚危險。一日晚間。忽暴卒。逾時又甦。願謂家人曰。某年水災。余奉命查賑。災民向隅者數百人。皆凍餓而死。衆鬼訴諸高郵城隍。行文江甯城隍。轉飭江浦城隍就近拘提。頃入城隍廟。城隍坐堂。兩旁鬼卒鵠立。余跪階下。城隍怒目視余曰。辦賑係善舉。應如何奉公守法。以救災民

·方能無愧於心。而汝竟視民命如兒戲。可謂荒謬已極。余聞言大駭。亟以或係書吏舞弊。於己無涉對。城隍曰。汝雖不知。然事出失察。法網難逃。余曰。書吏之罪較重。胡不譴責。豈我一清白吏。反不能求諒耶。城隍曰。彼等已先汝而至矣。汝甚清白。且又至孝。吾豈不知。特以衆冤鬼力請拘提。

礙難寬貸耳。余以父母年老。無人侍奉。哀求饒命。城隍微點其首。似有允意。不圖階下衆鬼。同聲喊冤。爲狀殊慘。蓋皆未經得賑者索命也。城隍至此。知挽回無術。特釋余還陽。並囑將此節。告知子姪輩。以儆未來。永別家人。此其時矣。言已果卒。



主 編
公 豁

戲 劇 月 刊

上 海
大 東 書 局
發 行

▲第二卷徵求預定 奉贈

劉豁公先生親筆雙款 五尺楹聯一萬副

翻 新 計 畫

- ▲封面▼ 逐期請名家題字·配以色藝俱佳之名伶或名票劇照·用白銅板紙精印·格式裝璜·充滿美化·
- ▲編制▼ 採取歐美劇刊編法·別出心裁·改造新穎·選稿亦以富於興趣及與劇學有深切之研究者為主·
- ▲圖畫▼ 除選登名伶名票便裝劇照外·并廣羅海內名伶名票之墨寶·擇尤製版·以公同好·
- 其餘各點●不及備載●

贈 送 辦 法

劉豁公先生書法精妙·婉媚剛勁·饒有蘇趙氣息·茲與讀者諸君訂翰墨緣起見·凡預定本刊全年者·即掣贈聯單一紙·憑單取五尺雙款楹聯一付·

定 價 期 限

- 本刊月出一册·全年十二册·每册四角·
- ▲預定全年▼ 大洋四元
- ▲郵費四角▼
- ▲額外贈聯▼ 額限·自八月一號起·至八月卅一號止·外埠寬限十天

文具界最新大貢獻考試利器

袖珍文具匣出品成功

容內

精製紅藍墨水兩筒·雲
銅墨盒一只·兩用靈便筆
一枝(鋼筆毛筆俱有)·鉛
筆一枝·橡皮一塊·稿紙
夾一只·共計六種·製造
之精·得未曾有·

表外

闊三英寸·長六英寸
高一英寸又二分之一
皮面燙金·美觀無匹
【式樣】用四面開闔式
簡捷非常·至於攜帶之
便·更非他種文具可比

中山 童裝

優點

- ▲花紋雅靜
- ▲裁製稱身
- ▲操作游戲
- ▲輕便非常
- ▲國貨製成
- ▲耐洗耐著
- ▲既合衛生
- ▲又切經濟

價目

特號	大號	一號	二號	三號	小號	號碼	童齡	甲種	乙種
十七	十五	十三	十一	九至十	七至八			一元七角	一元九角
八	六	四	二					一元八角	一元
								一元九角	一元二角
								二元五角	二元五角
								二元八角	二元八角

角八加套每的夾
角四加套每費郵

上海大東
書局發行

應試者備此文具
至少可
得下列優點
(1)輕便
(2)完備
(3)輕便
(4)均美
宜此應用

元二價實 只每

著巨探偵之名盛負最

集全案蘋羅森亞

行印局書東大海上

看偵探小說，看到亞森羅蘋集，可以不必再看其他偵探書了。他的優點，一時也說不盡，簡單說起來，就深切一箇奇字，無論他的布局，變化，都可使你萬不及料，與福爾摩斯集較，愈見其精警卓絕，超過百倍了。

鐵箱記	就擒記	繫獄記	亞脫記	王后項圈	劫婚紙牌	七星紙牌
周瘦鵑	周瘦鵑	周瘦鵑	周瘦鵑	周瘦鵑	周瘦鵑	周瘦鵑
黑珠人記	草人記	勁敵之畫	神道之畫	隱道之畫	箱中女屍	車中怪客
周瘦鵑	周瘦鵑	周瘦鵑	周瘦鵑	周瘦鵑	周瘦鵑	周瘦鵑

全書二十四冊 定價大洋拾元
分裝布套兩函 實售大洋七元

賊公爵	雙雄智錄	一紙單	古城秘密	古齒記	虎齒記	金三角	空石柱
沈禹鐘	釋魂	周瘦鵑	吳雄	高祖武	張碧梧	張碧梧	張碧梧
古燈	三十樞	鐘鳴八下	紅肩巾	結婚指環	惡繼父	繭幕	孫了紅
程小青	徐卓	周瘦鵑	包天笑	包天笑	包天笑	包天笑	包天笑

紅雪孃

·角四册一·譯蘇蕪漫·

可·亦後入懷不筆情本
名讀與仇勾殺暇之偵書
得之其果欄父接奇深為
之可情以·之··俠張
佳泣侶迷期仇中五義君
著可結戀踪·述光於所
也歌百被跡不一十一譯
··年戕得惜女色爐·
誠之·之以郎··鎔
不好女·身·目文愛

盜中空

·角五册一·譯狂若趙·

此讀凌·視極都黑動趙
一偵蓋誠若幹市星之君
册探福有無練·之筆譯
·小爾追物之詭神墨本
說摩踪·警變··書
者斯亞其探誘叙傳·
不之森豪緝異述西能
可概羅邁捕·其方以
不·蘋之·雖橫大極
手愛·氣亦有行盜警

偵探

說小名種各局書東大

花之愛戀

·角四册一·著生綠慘·

籍交男適序·於必正自
也立女當之手戀致規由
·場之之如腕愛貽·戀
·上寶指何之真悔若愛
不筏正漸如詮將誤·
可··進何·來入自
或為是·採發·岐有
缺現誠俱取揮本途一
之代青有·甚書·定
要社年最程詳對則之

言情

記因蘭

·角二册一·著蝶小陳·

有信下人·折能多作本
此陳有意結·躍··書
妙右情外束殊然而運為
筆亦人·處有紙婉筆陳
也·多眉閱陡柳上轉輕小
·情飛之然暗·之靈蝶
種色頓一花其柔·君
子舞似變·明佈情·着得
··普·之局·墨意
故深天出妙曲自不之



菊部叢譚

卷首有精美之

名伶像片百餘幅

內容分三大編

- 一 燕塵菊影錄
- 二 歌臺撫舊錄
- 三 舊舊室劇話

名伶之藝術 伶界之歷史

歌場中之遺聞軼事

本書無不詳載 真是洋洋大觀

全書一册
定價一元
實售七角

上海 大東書局 印行

白室記

◀角六册二●譯梧碧張▶

偵探小說之佳作
 其所佈疑陣
 必使人窮思極慮
 而不可得。一經
 揭破。則奇景陡
 開。心駭神愕。
 白室記所敘為類
 似此法之筆意。
 以一白室之女兒
 連帶及第二白
 室之發現。恂恍
 迷離。變幻百出

匣劍帷燈
 ▲周瘦鵬譯
 一册 定價四角
 本書描寫一行踪詭秘之俠士。以七種不同之手腕
 連殺七惡人。且預告以死期。及雖百般趨避
 亦不能免。偵探智索力盡。終難獲其人。情事
 奇突。讀之當快浮一大白。

秘密錦囊
 ▲徐卓呆譯
 二册 定價八角
 本書敘一女郎有巨大遺產可得而不自知。幾為惡
 人所攔。結果幸惡人俱死。錦囊之秘密亦大白。
 其中緯以軍事愛情。極風雲詭變之致。可作偵探
 小說讀。可作言情軍事小說讀。

雙雄智記

▲張碧梧著
 二册 定價六角
 本書為張先生游戲之作。以詭譎之筆。寫
 東方福爾摩斯與東方亞森羅蘋之決勝情形。
 而以富商張才森為線索。妙心關角。形
 奇。而富商張才森之奇行。文之妙。固無殊。
 勒。白朗氏原著。雙雄智錄也。愛偵探小說
 者。不可不手此一編。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激電飛沙

神方談妙理



還珠返璧

名士出奇謀



激六山房著

第六回

激電飛沙 還珠返璧 名士出奇謀

李若瑛不聽何紫蘭的說話猶可一聽何紫蘭說了擦沙手的厲害一想不好了我同士珍兩個人抱作一團在地上滾了一回也給他們揪扭揉搓了好一會子我受了重傷他豈有不受傷之理況且他拚命的護著我受他們的揉搓格外厲害這還了得豈不是我害了他麼想到這裏不由直跳起來道不得了糟了糟了何紫蘭同大家倒吃了一驚問他爲什麼這等驚張李若瑛兩淚交流的說明了原委求著何紫蘭和陸士珍醫傷何紫蘭笑道這個你儘請放心方纔紫滄不是

見。過。你。們。陸。先。生。的。嗎。他。一。眼。看。見。你。們。兩。個。臉。上。眉。間。都。淡。淡。的。現。著。一。抹。黑。氣。就。知。道。你。們。受。了。致。命。的。重。傷。陸。先。生。他。也。看。見。的。他。既。沒。有。說。他。有。傷。自。然。是。沒。有。受。傷。我。們。這。裏。決。不。悞。人。的。性。命。請。你。不。必。多。慮。若。瑛。聽。了。纔。得。放。心。一。會。兒。仇。紫。滄。忽。忽。走。了。進。來。李。若。瑛。也。上。前。道。謝。他。大。笑。道。這。是。我。們。分。內。應。做。的。事。要。謝。什。麼。李。若。瑛。又。問。他。陸。士。珍。有。傷。沒。有。仇。紫。滄。想。了。一。想。道。就。是。方。纔。一。同。登。岸。的。少。年。嗎。他。一。點。傷。也。沒。有。李。若。瑛。到。了。此。刻。心。上。兩。塊。石。頭。一。齊。著。地。靜。靜。的。聽。他。們。在。那。裏。講。究。擦。沙。手。的。厲。害。只。聽。紫。衣。少。女。問。何。紫。蘭。道。各。種。武。藝。的。門。路。我。們。也。都。略。略。有。些。懂。得。紅。沙。手。黑。沙。手。我。們。都。知。道。的。還。有。一。種。鐵。沙。手。也。是。硬。工。中。的。絕。頂。功。夫。只。這。個。擦。沙。手。的。名。目。我。們。不。但。不。知。道。連。聽。都。沒。有。聽。見。過。究。竟。是。怎。麼。的。一。種。功。夫。如。何。的。鍊。法。請。會。長。講。給。我。們。聽。聽。以。後。也。好。防。備。何。紫。蘭。道。這。擦。沙。手。的。鍊。法。和。別。的。有。些。不。同。紅。沙。手。黑。沙。手。是。放。著。一。斗。紅。砂。子。或。黑。砂。子。用。手。常。常。在。砂。子。裏。插。進。插。出。的。插。插。到。後。來。自。然。而。然。會。把。手。插。得。同。鋼。鐵。一。般。的。硬。除。了。寶。刀。寶。劍。之。外。尋。常。兵。器。休。想。傷。他。鐵。沙。

手也是如此。不過把砂子換作鐵砂子。比黑砂紅沙更加一層厲害罷了。但是這三種手大半都是練的右手。兩手齊練的少得很。這擦沙手。恰是把沙放在手心裏。兩手對擦的。擦到後來。能無論什麼東西。到他手心裏去。一擦就給他擦得粉碎。一塊鉛錫給他一擦。竟會擦成水的。這種功夫。練成功之後。厲害都在掌心裏頭。無論掌心同手指。只要他的手在人身上一碰。或是一擦。就成了內傷。最難醫治的。大凡一個人身體的分子裏頭。總有本來的電氣。以前的內功外功。就是電氣。與非電氣的。分別練外功的。只能運用他有形的肢體。不能運用他無形的電氣。練內功的。卻就不同了。他能把原有的電氣。運轉起來。再用電氣去支配身體。以無形指揮有形。自然連有形的肢體也覺得神奇。不測起來。那班古人的所謂劍術什麼。一道白光。又是一道紅光。這都是一種裝點。其實不過是一股氣。或者是一陣風。這一股氣。和一陣風。若在黑暗之中。自然有一種光氣發越出來。這就是練內功的本身。原有的電氣。在佛家說起來。就是頂上圓光。在道家說起來。就是三花聚頂。在儒家說起來。恰只是個浩然之氣。這浩然之氣。放之則彌六合。

卷之則。退。藏。於。密。非。常。的。偉。大。也。非。常。的。厲。害。一。個。人。只。要。把。他。本。身。的。陰。陽。電。氣。調。和。呼。吸。集。合。在。一。起。施。展。起。來。真。有。不。可。思。議。的。力。量。就。和。古。時。的。飛。仙。劍。俠。一。般。可。惜。如。今。的。人。雖。然。個。個。人。身。上。都。有。電。氣。恰。沒。有。人。能。具。這。集。合。電。氣。的。本。領。所。以。只。好。讓。古。人。專。美。於。前。也。只。好。讓。古。人。去。張。大。其。詞。裝。神。托。怪。現。在。有。一。種。內。功。治。病。是。運。用。全。身。的。功。夫。來。吸。引。病。人。的。病。根。或。運。轉。病。人。的。血。液。這。也。就。和。運。用。本。身。電。氣。的。本。領。相。差。不。遠。了。至。於。和。你。們。醫。傷。一。層。我。雖。然。懂。得。各。種。傷。科。然。而。擦。沙。手。的。傷。是。不。會。治。的。但。從。我。的。心。靈。上。想。起。來。先。用。沙。鋪。在。帆。布。上。彷彿。做。個。藥。引。再。叫。受。傷。的。人。在。沙。上。打。滾。把。沙。的。熱。力。同。本。身。的。電。力。一。齊。摩。擦。出。來。就。著。摩。擦。出。來。的。電。力。發。散。五。臟。裏。的。內。傷。所。以。只。要。滾。出。汗。來。這。傷。就。算。好。了。把。帆。布。挂。在。空。裏。不。讓。著。地。免。得。滾。出。電。來。一。著。地。又。在。地。下。走。掉。了。這。原。是。我。於。無。可。如。何。裏。頭。想。出。來。的。法。兒。姑。且。試。上。一。試。再。說。不。想。一。個。果。然。出。了。汗。內。傷。已。經。發。出。就。算。我。的。試。驗。成。功。了。再。想。不。到。李。女。士。傷。勢。重。得。很。無。論。如。何。滾。不。出。他。的。汗。只。得。再。試。驗。第。二。次。的。法。子。照。著。醫。急。痘。悶。痧。和。

醫點按手的方法變通起來試他一試先把他嚇得神魂飛越急得氣血沸騰再把他顛倒跌下去叫他渾身毫毛都一根根豎起來一身毛孔也一個個開了恰又不等到跌到地上飛身先跳下去一把托住幸而第二次試驗又成功了這也可以算得醫內傷的一種新法不過紫芸傷勢初好恰擔任了極勞動極吃緊的工作於他的身體有礙沒有礙恰就不知道了大家聽了不覺深深嘆服又回頭看一看紫衣少女只見他頭上一頭的汗面白如紙斜倚在一張軟榻上看上去極是疲乏何紫蘭大驚道果然用力太過變了病後傷風了忙搶上去問時紫衣少女只說一時乏力料想不要緊只要休息一下就好了李若瑛見紫衣少女爲替他醫傷而用力太過心上十分過不去忙扶著紫衣少女出去休息何紫蘭見大家散了對著仇紫滄一笑仇紫滄正要開口已聽得外面一陣鈴聲仇紫滄就把話掩住了不開口也把壁上的鈴一捺早見一個綠衣雙髻的俊俏丫鬟走進來道外面傳進來說我們同志羅紫雲給廣州官軍拿去了何紫蘭一聽說這還了得待我自己去救他回來仇紫滄也不攔阻只叫他格外小心些何紫蘭對他

又。是。一。笑。急。急。的。出。去。預。備。只。說。柳。安。石。回。到。學。堂。一。班。同。事。問。他。一。夜。的。功。夫。上。那。裏。去。的。柳。安。石。說。因。爲。路。上。戒。嚴。走。不。通。又。是。各。處。鎗。炮。交。飛。所。以。在。朋。友。家。裏。借。住。了。一。夜。就。把。昨。天。夜。裏。的。事。遮。掩。過。去。了。這。樣。的。一。鬧。學。生。是。自。然。不。來。的。了。路。上。依。然。戒。嚴。各。處。路。口。還。排。著。機。關。鎗。盤。查。來。往。行。人。十。分。嚴。密。柳。安。石。也。不。去。管。他。只。爲。昨。天。一。夜。沒。有。好。好。的。睡。想。要。飯。後。睡。一。覺。睡。到。床。上。又。睡。不。著。想。起。周。英。石。同。著。陸。士。珍。夫。婦。逃。出。廣。州。城。不。知。到。了。白。雲。灣。沒。有。路。上。有。沒。有。危。險。也。無。從。探。問。翻。來。覆。去。了。一。番。好。容。易。纔。睡。著。了。剛。剛。朦。朧。睡。去。已。聽。得。一。片。脚。步。聲。響。勢。如。風。雨。的。直。到。床。前。柳。安。石。忙。開。眼。看。時。只。見。有。七。八。個。兵。跟。著。一。個。帶。兵。官。直。冲。進。來。柳。安。石。剛。坐。起。來。問。得。一。聲。什。麼。事。帶。兵。官。已。經。把。手。裏。的。一。支。五。響。手。鎗。指。著。柳。安。石。的。胸。膛。叫。他。不。要。動。柳。安。石。待。要。奪。他。的。鎗。看。一。看。房。裏。地。方。窄。狹。施。展。不。開。房。外。還。不。知。有。幾。個。人。我。奪。他。一。個。人。的。手。鎗。容。易。得。很。只。是。他。們。七。八。個。人。都。端。鎗。在。手。其。勢。洶。洶。的。我。何。苦。做。他。們。的。鎗。靶。想。著。就。說。你。們。諸。位。來。有。什。麼。事。那。兵。官。說。搜。炸。彈。軍。火。柳。安。石。笑。道。我。們。這。裏。

是學堂那裏來的炸彈軍火。你們要搜，只顧請搜兵官不語，只依舊把手鎗指著柳安石。還有兩個人端鎗瞄準監視柳安石，不許動。此外五六個人就圍著柳安石的箱子，開了箱蓋亂搜。一回一闕的走了。柳安石本來最懶散，箱子從不加鎖。如今被他們把箱子裏翻得一天星斗，有幾件衣服還給他們掙在地上。真是又好氣又好笑。自己起來把地上的衣服收拾起來，還放到箱子裏去。一眼見箱面上的一件新紡綢大褂不見了，別的衣服也翻得很亂，免不得叫進聽差來。略略的整理整理，非但紡綢大褂不見，連一包三百幾十塊錢的鈔票也都給他們順手牽羊牽了去了。柳安石也只付之一笑，想著我今年兼了兩三處學堂的功課，忙得要死，原來是替別人忙的。又翻到側邊還有一包一百多塊的鈔票，居然沒有拿去。柳安石不覺笑道：他們留些給我用，畢竟還有良心。就順手把這一包鈔票塞在衣袋裏。面一翻身走出來，忽見一個獐頭狗眼的兵士背著快鎗，同著一個帶手鎗的護兵一同走進來。一眼見了柳安石一隻手往衣袋裏揣，就忙搶上來問道：你手裏是什麼？可是革命黨的信嗎？柳安石大笑道：什麼？革命黨的信。

是一包鈔票那兵士把狗眼一睜道我不信你拿來給我看看柳安石道這怕什麼鈔票不犯法給你看就是了說罷把紙包抖開取出一疊色彩鮮明的大清銀行鈔票一手拿著對他們一抖這兵士見了花花綠綠的一疊鈔票把他的心都耀花了立刻睜開狗眼條的伸出一雙黑漆般粗蒲扇樣大的手來一把搶住柳安石道你要搶我的鈔票嗎那兵士說不出來只一把搶著再不肯放柳安石微微冷笑道你不是要搶這一疊鈔票你只要說明了要搶我就送給你也不要緊你要是說不出搶的話你就趕緊的放手難道制臺和水提的大令是叫你出來搶錢的嗎那兵士依然不肯放手一雙眼睛只緊緊的釘在這一疊鈔票上漸漸的放出凶光來那一個帶手鎗的護兵雖不開口恰一手拿著鎗柄只在旁邊獐笑依著柳安石的脾氣恨不得把他們兩個人一拳一脚立時打死了就往大荷花塘裏一丟不過想一想現在青天白日和黑夜裏情形不同況且他們整隊而來打死他們兩個人只算是打死了兩條狗難道我竟把尊貴有用的性命來抵他們這兩條狗命嗎更兼我是學堂裏的教員鬧出事來非但連累了學

堂而且連累了一班同事和一班贊成革命的學生。現在我書架上還有許多學生的作文課本。一大半是抱革命宗旨的。我要把這兩個畜生打壞或打死了。搜查起來。這班青年可愛的學生。一定要受連累。我生平自負天下沒有爲難的事。怎麼遇見這般兩個不成材的畜生。都沒法擺佈起來。想到這裏就微微一笑。道：這裏頭一共不過一百多塊錢的鈔票。你們一定要的話。我就奉送。何妨？但是我的脾氣欺硬服軟的。你要打躬作揖的。和我好好商量。那還可以。如若要強搶我的鈔票。老實說不成功。我同你們見帶兵官去。這兩個兵士本是窮花了眼睛的。他們一心要錢。那裏還管得身分。而且他們也委實不知道什麼叫作身分。聽了柳安石的話。登時兩個人都變成笑臉。甜迷迷的對柳安石道：如今我們就和你商量。請你把這鈔票借給我們用。用柳安石道：你們要借錢容易。只要你們跪下來。叫我三聲柳大人。這一疊鈔票就雙手奉送。不然的話。我情願送給你們帶兵官。也不高興送給你那兩個兵士。起先聽了要他們跪下叩頭。倒也纏了一縷眉頭。心大不願意。無奈這一疊又大又厚的鈔票。實在捨不得沒奈何。只得

兩個人一齊跪倒口中連連的叫著柳大人你只算是周濟我們的罷柳安石不覺哈哈大笑把手一撒道好好這一疊鈔票就賞給你們罷那個獐頭狗眼的兵雖然跪在地下那一隻捏著鈔票的手還是緊緊的捏著不放柳安石一鬆手往前一送那兵士就跌了個仰面朝天來不及扒起身來就在地把鈔票往衣袋裏亂塞護兵見了怕他一個人獨吞了去連忙上前去搶兩個人搶作一團柳安石也不再理他只自己穿好了衣服一切預備好了專在學堂二門裏一個院子裏頭等著那班兵士各處搜查了一會預備要整隊回營帶兵官總還算是好的吹了一聲號叫把帶來的人都集合起來就在二門大院子裏站隊柳安石一眼看見這兩個拿他鈔票的兵得意揚揚的站在那裏心中暗暗好笑等得他們站齊之後柳安石突然走向前來向帶兵官拱一拱手帶兵官見他氣宇軒昂儀容俊雅怎敢怠慢連忙恭恭敬敬的拱手相還柳安石開口第一句就說道請問閣下奉令搜查炸彈軍火還是只搜查炸彈等違禁的東西呢還是連大清銀行鈔票也要搜查呢我還要請問收藏大清銀行鈔票的犯法不犯法破壞大清銀

行鈔票信用的犯法不犯法帶兵官見柳安石口風來得硬了早有些慌了手脚只得說兄弟奉軍門的大令出來搜查革命黨的炸彈和軍火並不搜查別的東西柳安石道哦原來如此既不搜查別的爲什麼我幾百塊錢的大清銀行鈔票都給閣下帶來的人搜得去了大清銀行是北京皇上家的銀行收藏大清銀行鈔票的自然不犯法但是見了大清銀行的鈔票就要搜要搶豈不叫大家不敢兌換大清銀行的鈔票嗎豈不就是破壞皇上家的信用嗎破壞皇上家信用的入犯法不犯法要腦袋不要腦袋請閣下說給我聽帶兵官見他越說越厲害心上倒著實有些怕他只說我們隊裏誰敢破壞皇上家的信用這是沒有這回事的柳安石笑道別的罷了這搶鈔票的事難道也是假的嗎帶兵官道我們隊裏素來軍令森嚴誰敢搶劫你老哥說我帶來的人搶你的鈔票有憑據嗎柳安石厲聲道沒有憑據還敢放一個屁嗎我的鈔票都是大清銀行的十塊錢一張整齊齊十二張而且鈔票後面還有我們這裏庶務處的橡皮軟印你只把這兩個人的一邊搜一搜包你就有憑據說著把方纔拿鈔票的兩個人一指這一指

不覺把這兩個。人。指。得。渾。身。發。起。抖。來。一。霎。時。面。如。土。色。帶。兵。官。看。了。知。道。不。妥。只好。翻。轉。臉。來。公。事。公。辦。叫。人。搜。這。兩。個。人。的。身。上。果。然。搜。出。十。二。張。鈔。票。來。不。但。都。是。大。清。銀。行。的。十。元。票。而。且。後。面。還。刻。著。一。個。清。清。楚。楚。的。軟。印。帶。兵。官。再。三。道。歉。的。把。鈔。票。還。了。柳。安。石。柳。安。石。說。按。說。呢。我。還。有。三。百。多。塊。錢。的。大。清。銀。行。十。元。票。一。般。的。也。有。印。記。若。要。搜。查。起。來。無。非。總。在。他。們。這。幾。個。人。的。身。上。待。跑。到。那。裏。去。但。是。這。三。百。多。塊。錢。是。偷。的。我。倒。也。不。必。定。要。追。還。這。十。二。張。鈔。票。是。他。們。窮。凶。極。惡。搶。去。的。偷。的。可。以。不。要。搶。的。恰。不。能。不。追。今。天。叫。他。們。碰。一。個。釘。子。也。好。叫。他。們。以。後。得。些。教。訓。不。要。胡。亂。搶。錢。搶。東。西。帶。兵。官。臉。上。覺。得。大。過。不。去。只。得。同。柳。安。石。說。了。一。番。好。話。又。說。這。兩。個。混。賬。東。西。兄。弟。帶。回。去。一。定。重。辦。柳。安。石。哈。哈。一。笑。道。這。個。但。憑。閣。下。辦。與。不。辦。不。與。我。相。干。的。了。說。猶。未。了。又。聽。得。轟。的。一。聲。怪。響。赫。得。這。些。站。隊。的。兵。一。抹。頭。就。往。外。跑。不。知。道。這。一。聲。怪。響。又。是。什。麼。東。西。且。待。下。文。交。代。

譚言微中

昔東方生滑稽詼世。談諧雜出。聞者冠纓索絕。而不知其譚言微中。有心人別有懷抱也。莊生有言。天下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旨哉言乎。

人生一大謎也。熙來攘往。果何爲耶。豎蓋古今。橫窮五洲。曠有能解斯謎者。然吾見嬰孩之墜地也。呱呱大哭。及其漸長。哭時多而笑時少。畢竟大哭一場而散。哭其爲「人生之謎」乎。噫。



第三十六回

熱諷冷嘲 激成二虎門
尋根究柢 追述各家工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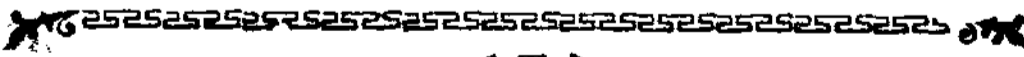
姚民哀

却說錦花團內。擯子好手黑阿四。因恨潘梅林。手下不留情。一個照面。便把自己。扔了。個筋斗。遭人嘲笑。當場實在難受。這般狼霸霸的角兒。又不明白什麼叫做恭讓。萬事要三思。後行顧全大局。祇知漏臉丟臉。兩條直路。現在大潘既已不問內外。實踐容情。不舉手。舉手不容情。的古諺。當着衆人面前。丟了自家一回小醜。未免銜恨在心。欲思乘機報復。不過自知彰明昭著。去和梅林交手。他工力皆佔上風。休想能討便宜。祇有得當暗算。或者借刀殺人的了。天下活該要發生事故。起來明知此中有病。有一方的當事者。已經甘拜下風。願退三舍。以避之。無非是思患預防。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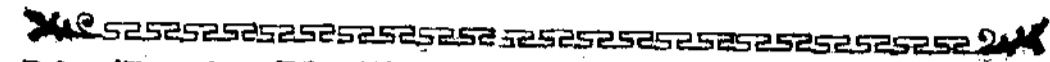
這場是非誰知鬼使神差三合六湊自然會把一件絕小瑣事演成一樁冤怨相報
終身難解的大仇恨出來呢戴金堂因爲忌憚梅林的身大力強不敢答應他要求
的角賽口中一味謙遜偏偏梅林含刺帶諷的說話一步緊上一步逼得金堂忍無
可忍有拚死一併的趨勢黑阿四瞧出金堂的心念暗忖這是天子咱報復的機會
局勢成熟斷斷不肯放過所以忙走至金堂近身附耳密囑道大潘出手起來頭一
下必定將左手把人頸頸子一鈎用力在敵人肩窩一捺右手在敵人下部的腿條
大駁內猛力一作并且起腿向敵人步口內一攪一挑上中下三路並發使人首尾
一時兼顧不到身子定然發晃他祇要見人身子晃動又便用力往外一推一捺敵
人無有不跌出去萬一遇到高明第一下不能如法奏效第二下又定然頭肘並進
三頭同用戲準敵人胸部使力猛撞一下這多是蒙古人傳的躡跤法中的二下毒
門不是身材靈活擅長猴拳或白鶴拳的慣家專取巧勁明白四兩撥千斤借拳劈
九峯門檻之人或者不會吃虧除此以外多難抵擋您祇要懂得這門道防得周全
這兩下保管您身立不敗之地大潘休想佔您上風如其不善取巧借勁要憑實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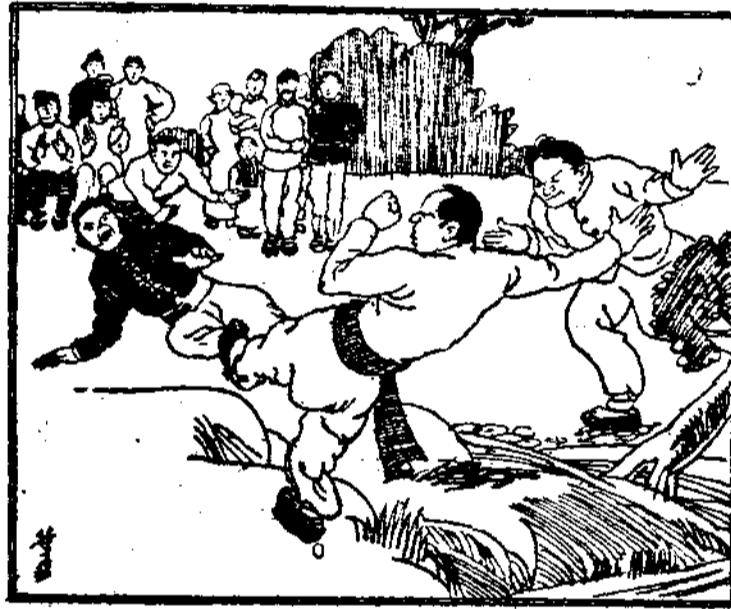
和。他。厮。混。咱。勸。您。識。時。務。者。呼。爲。俊。傑。還。是。不。睬。他。爲。上。策。孔。子。說。得。好。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天。下。大。小。人。物。古。今。成。敗。經。過。不。是。接。近。他。親。熱。自。己。人。倒。戈。內。訌。外。人。萬。難。一。仗。成。功。最。近。的。比。例。陳。樂。山。馬。鴻。烈。不。變。心。馮。玉。祥。胡。景。翼。不。班。師。恐。怕。盧。子。嘉。吳。子。玉。至。今。還。在。臺。上。耀。武。揚。威。不。會。一。個。在。天。津。作。寓。公。一。個。在。四。川。做。道。士。再。揀。近。一。點。說。韓。復。渠。等。不。受。招。安。恐。怕。馬。二。先。生。也。不。致。宣。言。下。野。出。洋。國。家。軍。情。大。事。如。此。小。而。言。之。一。家。興。衰。亦。然。如。是。就。是。吾。書。現。述。的。潘。梅。林。一。人。身。名。敗。裂。和。成。功。若。不。是。有。這。和。他。在。一。處。厮。混。日。久。深。知。他。的。長。短。利。鈍。的。黑。阿。四。放。龍。扒。外。那。會。一。蹶。不。振。鬧。出。這。幕。生。死。關。係。的。大。亂。子。來。啊。當。下。戴。金。堂。聽。了。黑。阿。四。的。密。語。又。量。了。一。量。自。己。能。耐。頓。然。精。神。煥。發。向。着。潘。梅。林。抱。拳。帶。笑。道。既。然。潘。大。哥。有。興。定。欲。擡。舉。小。弟。頑。上。一。頑。小。弟。不。敢。不。奉。陪。走。上。一。趟。不。過。小。弟。是。個。江。湖。把。式。匠。人。以。前。在。北。方。的。時。候。雖。在。寶。坻。翠。花。劉。門。下。學。習。過。三。年。潭。腿。但。是。自。從。南。下。以。來。好。久。沒。練。手。脚。生。硬。今。天。不。過。湊。湊。潘。大。哥。的。高。興。罷。了。說。罷。便。將。左。手。捏。了。個。拳。頭。右。手。掌。心。緊。貼。拳。上。身。子。略。帶。側。勢。這。是。他。們。武。行。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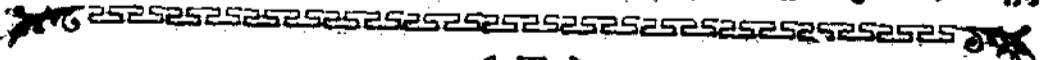
的規矩左掌抱右拳讓人頭一下容敵人先打進門右掌抱左拳乃是出手就打人
不肯退步的表示當下金堂纔得站定步口拉開門戶不料梅林已經舞動兩膀交
代多沒有潛進了門哩果不出黑阿四所料頭一下直頭左手鈎頸右手作大駝（
俗名坦叉裏）右足躡定左足向着金堂丁字步口內攪進來金堂見他果真是這
一手那敢怠慢所謂說時遲彼時疾金堂一面將步口改變關門下拴使他攪不進
來一面頸頸子往側一偏往下一縮起自己的左手去招架他的右手又把右手指
伸直觀準梅林腰眼內拍的一響用力的一掌名爲玉帶圍腰好在自已並不用多
少力量完全一些巧勁借他那股作勢的猛勁反擊上去梅林左足一鈎一箇空左
手又沒搭着敵人頸頸右手被敵人攔住心上暗暗奇怪道這瘦小子莫非會使猴
拳的不然怎會躲閃得如此乾淨不料自已沒打中人腰眼內反被人家拍着一掌
金堂右手拍着他腰左手迎着他的右手也使用力往外一推梅林初不料金堂有
這一手兒牯牛般的身體再加又用了平生蠻勁衝上來像黑阿四那種魁梧尙
且一箇照面跌出去如今戴金堂身材較自己短一箇頭而且瘦削不肥滿懷想手



到。成。功。也。把。他。扔。箇。筋。斗。顯。出。自。己。的。威。風。萬。不。料。反。被。他。一。掌。一。推。藏。怪。自。己。前。
 進。的。太。猛。如。今。一。股。虛。勁。回。激。轉。來。反。變。了。自。己。害。了。自。己。休。想。再。能。照。舊。站。定。不。
 由。自。主。的。向。後。倒。退。下。
 去。幸。虧。他。兄。弟。桂。林。在。
 傍。一。瞧。情。勢。不。對。忙。從。
 石。條。上。站。起。身。來。躡。至。
 兄。長。身。後。起。兩。手。在。他。
 背。上。一。推。口。內。有。意。喝。
 道。老。大。裝。什。麼。烱。想。退。
 回。柴。門。去。不。成。站。着。吧。
 其。實。桂。林。不。來。推。一。推。



梅。林。頭。輕。脚。重。免。不。了。
 仰。面。朝。天。要。量。一。量。地。
 面。的。哩。現。虧。兄。弟。雙。手。
 一。推。跌。雖。沒。跌。脚。步。纔。
 能。站。穩。到。底。箇。兒。長。大。
 欠。活。靈。已。像。大。出。喪。的。
 開。路。神。推。動。般。着。實。晃。
 了。兩。三。晃。哩。那。方。金。堂。
 身。子。雖。也。搖。動。一。搖。動。
 但。是。兩。廂。瞧。看。之。人。內。行。居。多。已。瞧。出。他。倆。勝。敗。來。那。般。一。向。依。附。金。堂。的。和。着。黑。
 阿。四。交。好。之。人。已。多。拍。手。鼓。噪。道。好。麼。四。爺。漏。臉。大。凡。胖。子。怕。熱。的。大。潘。老。關。身。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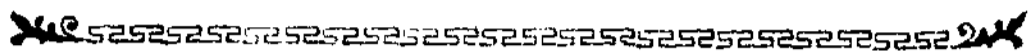
太胖了。所以今天有些小不行。黑阿四也附和着嚷道：「老大因爲四爺是客，他懂規矩的很，所以不用全力存心讓客的。大家不要不識老大這片苦心。」戴玉堂一聽，這話知道潘家弟兄多帶三分戾氣，照此情形，怕要耍認真了。弄出無趣來，所以他先向黑四丟了箇眼色，暗暗止住，他不用多話了。接着向大眾宣布道：「自己人開頑笑，有甚麼勝負分出來，至於老四說讓客不讓客，這話也是打哈哈。老實說吧，兩下既已合上了手，較量了，誰也不肯讓誰。老大的工夫實力多比咱們老四高明不少。不過老四是劉門潭腿出身，再加身子瑣小，活靈比老大僭一些。今天這一下子平心而論，老大大意一點，咱們老四小心一點，所以有如此結果。不然照老四的身量，要一個半纔湊得成一個。老大蜻蜓撼石柱，眞箇想也不要想。玉堂正欲再往下說了，幾句催促大家開步走了。誰知黑阿四又插口道：「戴老闆的說話不錯，四爺是借光的手脚，利羅老大是吃虧的身材，呆笨不靈。宋朝仁宗時候的金臺金二教師，他一箇兒連打七十二座半播臺，不是也討僭了身小活靈田謙的徒弟，像魏二虎、楊松、汶陽、觀的、盧蒲陽、孟家莊的、孟龍、孟虎，以及外國進來的黑蠻龍等輩，本領多在。」

金臺之上可惜也。多不及他活靈。所以一箇箇喪亡。失敗在他手內。此刻潘梅林已動了真火哩。也無心再聽黑阿四說話。厲聲向金堂道。有種的咱們再來。一下如何。金堂笑道。老哥。有興小弟無有不奉陪。梅林道。好咱們就來吧。一壁說話。一壁已經在那裏踏步運氣了。金堂自己也立定門戶。當時金堂面東而立。梅林是朝西站着。天上的太陽雖已落山。不過靠西天上。陽光未斂。一片落霞。紅得像鮮血。相似尚有餘威。刺人視線。這一點金堂又得了一些天助。梅林見金堂門戶站開。他又一箇虎勢。將兩手一揚。口內吆喝道。對不起。您站穩了。那神氣好像要出手取人。上三部的架形。實在是個誘敵方法。使人防備了上三部。挺着胸直着額。子向了上。他一箇頭肘撞上來。別人自然沒有不跌的。豈知金堂不着這道兒。單祇兩手防在中部。一手護着胸前。一手保了腰腹。祇見梅林一個玉龍進洞。向這廂打進門來。彼此相距平步。四五百路。遠近梅林一打出門。到距離金堂兩步半路之際。霍地改變姿勢。將兩手橫過來。自己的左拳對着右拳。兩肘橫在肩下。頭頸一縮。把額尖頭頂上前。一頭兩肘三路並進。名爲獅子搖頭。又稱頭觸不周山。狠命對準金堂中部撞進來。金堂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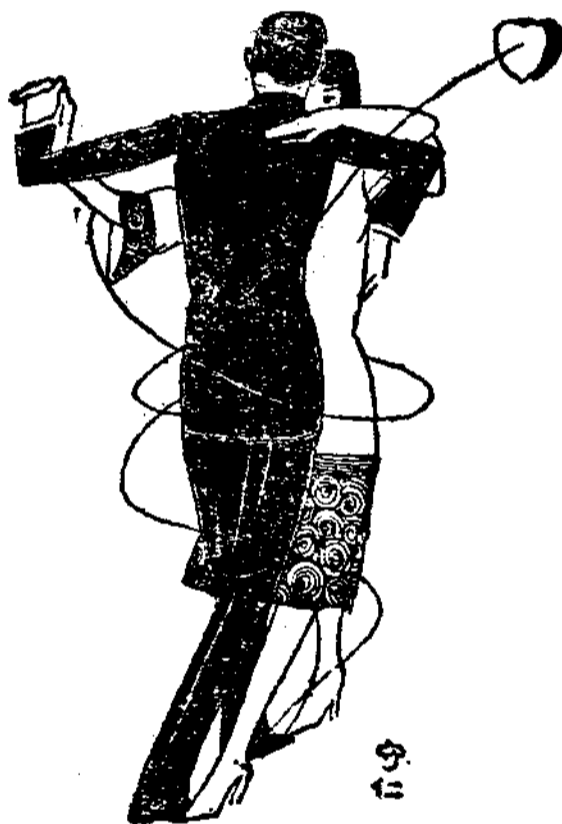
已防備口內說聲來得好將兩手在他連肩搭頸上一揪好在自己身輕靈便就借
着這一揪的力量索性兩腿向上一縮又向外一箇外八字一綳避過他的頭肘讓
他從自己的膀捱擋內鑽向西去自己身子在他背上一個流星趕月之勢倒翻向
東在這一箇照面過門時節金堂趁兩腳已經鬆上了背他頭肘失其效用不怕什
麼了故此自身在梅林背上卸下地來本當兩手同時收回金堂改良了左手仍舊
反揪在他肩上死命不放鬆先移動右手順便起中食兩指用力在他尻骨一戳一
送潘梅林本則頭肘一撞一個空已經全身重量多運到了上半身前重後輕兩隻
脚秤不勻平的了如何再經得起金堂這一戳一送呢便同冀州城內的馬超一般
一箇狗吃屎身體合撲一交跌下地去而且兩條手橫平扯開着被自己的下頰阻
住要想救多來不及救的金堂等待在梅林背上一個翻空筋斗倒過去腳踏實
地聽得黑阿四等又同聲高嚷道老大當心這地方地實有多少尺寸曉得大潘跌倒
的了自己也假喊一聲阿唷身子便趁勢向這邊地上一橫算也被他打倒的此時
桂林去扶乃兄阿四來扶金堂梅林跌倒的地方已在那片磚場以外的泥田上此

刻面上的泥土雖已燥了。到底在一個時辰之前。下過雨的。故而下面的泥土尙未乾透。俗名叫做生心皮爛。等待桂林扶起梅林。祇見地上活印出一個泥人模型來。尙有許多局外不相干的鄉下人圍在那裏。閒瞧着他們。又不懂甚麼。進出一見地上人痕多。笑着說道。這倒像箇鬼印子。快去拿耜頭來。翻掉它。不然防要嚇壞附近的小孩。發寒發熱哩。梅林滿面含慚。眼露凶光。心想同金堂真的拚一拚了。幸而金堂乖巧。一站起身。便向梅林作揖。招呼再加玉堂等在旁。調解本則。金堂不肯出手。自家去惹禍。招非找出來的煩惱。當場祇得抑住怒氣。也強打笑容。讚了金堂幾聲。然後由玉堂喊大家抗了傢貨。趕緊開步。同回張涇橋去。不過彼此心上有了一點漬子。所以下文要鬧出很大一樁惡果。這惡因就種在這一次的哩。目下暫擱容後。細表當日大家趕回寓所之後。多忙着洗澡乘涼。獨有潘家弟兄悶悶不樂。回寓便睡。等待乘涼之際。玉堂便低低追問金堂道。您的工夫越發比前邊式哩。到底兩來之後。又跟着那一位名師加練過苦工呢。金堂道。說來話長哩。從前我在北邊。很可混飯。爲甚要到南方來呢。因爲我那師父有箇要好朋友。乃是形意拳名家。喚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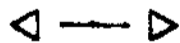
存義他不時到我師父拳場內閒談消遣有一次談及咱們西北方面流傳的拳脚
祇有一潭腿一一形意一一八卦一一太極一一無極一等五六門但是無極專門
名家俺耳目內已經沒有見聞過了近聞人說南方的這一道花色多着哩有什
麼趙家拳南拳家拳溫家鈎掛拳孫家披挑拳張飛神拳霸王拳西家拳童子拜觀
音拳九滾十八跌猴拳福建白鶴拳武松脫鎊楊家大小探手醉八仙地躺拳北拳
工力拳節拳等等一時也背不了許多這多是硬工哩尙有內工的破法拿法解法
跌法點穴法點人穴道又分着「暈」一「啞」一「呆」一「死」一「疲」一「五門觀準穴
道要他當場量去或者一晝不說話終身不開口立時丟命或者來歲對年對月廢
命簡直工夫練到家了絲毫不會走蹤的當時我聽了李師父說話曉得天下能人
衆多尋師不如訪友纔自己打定主意辭出劉門南來訪道玉堂道如此說來您一
定遇着南方名師當面指授所以會到現任地步金堂歎道唉爲了南下訪友尋師
幾乎把條窮命白丟今生同您不再見面玉堂道咦此話又怎麼講呢金堂道您莫
忙待俺把經過之事次第告訴給您知道總之世無難事祇在恆心所可慮



何○者○
多○阻○
在○力○
下○橫○
回○生○
分○
解○
若○說○
戴○金○
堂○尋○
師○經○
過○以○
及○和○
潘○家○
弟○兄○
往○後○
交○涉○
究○竟○
如○何○
如○



19





東·在·陶· 錄古化

尉繚子。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次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或讀之不解。曰。養兵衛國。殺敵爲果。自殺奚爲。即謂兵在精不在多。汰弱留強。可耳。何貴多殺。予謂兵之爲物。有極端性。不患不服從。而患不統一。力不向心。形成各箇。進不求名。退不畏罰。怯於公戰。勇於私鬥。衛國不足。殃民有餘。兵制若斯。非重新毀造不可。南北兩宋。兵類十倍金元。而成敗異數者。正坐此弊。故張浚拜曲端爲大將。端登壇問浚見兵幾何。浚曰。八十萬人。端曰。須是斬了四十萬人。方得四十萬人用。曲端此語。恰好尉繚註腳也。



法蘭西第一劇盜奇案

方多麥士傳

法國蘇佛斯德合著

周瘦鵬合譯
張碧梧

第十六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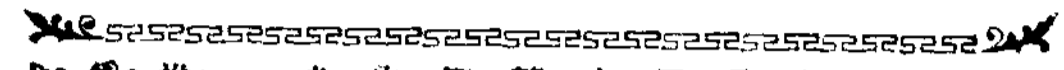
久別重逢情深似海
新硯初試力大如牛

「落迦大道」這箇年輕的病院看護人般狄向賣票人說伊剛跳上一輛方纔開行的電車

這是九月裏的一天的下午是將成過去的夏季裏一箇末了的佳日這時候般狄正在那病院的定章每隔二週准許請假四十八箇小時的假期中往常伊逢著這種假期從病院裏出來定是去到巴黎城外伊的古老的祖父母的住屋中伴著老人們談笑但是這一次伊卻留在城裏因為伊已受了那位

二十五號病人亞麗司的一番長談的感動了自從施威廷教授參觀那病院的一天伊和亞麗司有了初次密談後接連又談過好幾回現在伊正苦心孤詣的籌一箇計策幫助那箇疑似的瘋人逃走伊決定趁著這兩天的假期要把這計策佈置妥當

電車到了落迦大道般狄走下車來朝四下裏瞧了一會這裏的路徑伊本不熟悉自當先瞧明白了然後再走伊隨即轉灣走上克列南路站在路的



左邊。瞧。看。那。些。商。店。第。三。家。是。一。家。酒。店。正。是。這。條。路。上。許。多。家。酒。店。中。的。第。一。家。

般。狄。把。這。家。酒。店。的。大。門。推。開。一。些。瞧。見。裏。面。有。許。多。人。圍。着。那。道。鮮。質。的。櫃。臺。站。着。各。人。的。臉。色。都。是。通。紅。又。都。在。高。聲。談。話。伊。不。敢。冒。昧。的。走。進。去。祇。用。清。朗。的。聲。音。問。道：「喬。勞。先。生。可。在。這。裏。嗎？」伊。未。能。得。到。確。實。的。回。答。那。班。人。聽。了。伊。的。聲。音。都。撥。轉。頭。來。瞧。望。見。是。一。箇。美。麗。的。少。女。便。各。用。臂。肘。相。觸。放。出。粗。嘎。的。聲。腔。向。伊。打。趣：「進。來。呀。小。姑。娘。」內。中。有。一。箇。人。說。但。是。般。狄。已。經。很。快。的。把。門。帶。上。走。將。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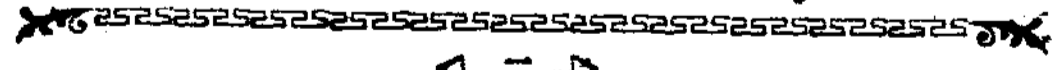
離。開。不。多。幾。碼。路。的。所。在。又。是。一。家。酒。店。般。狄。再。推。門。張。望。又。再。問。道：「喬。勞。先。生。可。在。這。裏。嗎？」因。為。聽。的。人。不。能。明。瞭。伊。又。加。以。解。釋。道：「我。問。的。是。戈。海。喬。勞。」伊。剛。說。完。這。句。話。裏。面。斗。的。有。一。陣。重。

濁。的。狂。笑。聲。嚇。得。伊。慌。忙。逃。走。因。呼。了。人。家。的。轉。悔。又。不。由。的。羞。紅。滿。面。

但。是。伊。並。不。就。此。停。止。這。種。奇。異。的。尋。問。最。後。到。了。第。六。家。酒。店。伊。的。這。句。問。話。竟。然。得。到。了。回。答。是。一。箇。沈。重。而。低。的。聲。音。從。一。間。煙。氣。迷。漫。的。室。中。的。那。一。邊。送。達。過。來：「你。問。的。是。戈。海。喬。勞。嗎。他。正。在。這。裏。」般。狄。很。快。慰。的。吞。了。一。口。氣。拔。脚。走。入。這。家。酒。店。



諸。位。讀。者。你。們。倘。要。見。這。箇。戈。海。喬。勞。尋。找。他。的。方。法。委。實。是。很。簡。單。他。雖。沒。有。被。外。人。曉。得。的。住。址。但。你。們。祇。須。從。克。列。南。路。的。路。尾。起。沿。著。左。邊。朝。各。家。酒。店。裏。瞧。瞧。問。一。聲。戈。海。是。不。是。在。這。裏。問。的。聲。音。必。須。特。別。放。大。否。則。定。被。裏。面。的。喧。擾。聲。所。遮。住。沒。人。聽。見。了。你。們。問。了。這。話。後。倘。聽。見。裏。面。有。人。





家。能。他。常。常。受。那。公。共。場。所。的。僱。用。提。起。他。的。高。大。
 請。他。站。著。喝。一。會。酒。戈。海。也。許。可。以。算。是。一。位。美。術。
 順。的。拍。著。來。客。的。肩。頭。稱。呼。他。來。客。做。老。朋。友。並。
 過。不。去。所。以。他。便。立。刻。說。出。他。的。洗。禮。的。名。字。很。和。
 素。半。人。望。是。一。箇。十。分。謙。虛。的。人。必。沒。有。人。要。和。他。
 客。是。一。箇。陌。生。的。人。他。並。不。覺。得。驚。異。他。知。道。他。是。
 這。是。常。常。有。的。事。戈。海。倚。牆。見。站。在。他。迎。面。的。來。
 客。是。一。箇。陌。生。的。人。他。並。不。覺。得。驚。異。他。知。道。他。是。
 事。呢。長。毛。的。大。手。向。著。來。客。問。道。好。了。你。尋。我。有。甚。麼。
 戈。海。當。即。很。迅。速。的。飲。了。乾。淨。這。纔。伸。出。一。隻。生。滿。
 的。經。驗。上。曉。得。這。酒。錢。不。致。無。著。自。然。把。酒。拿。過。來。
 拿。一。瓶。酒。來。這。位。先。生。會。得。付。錢。的。侍。女。從。過。去。
 必。正。是。戈。海。他。答。應。之。後。立。即。就。分。付。侍。女。道。快。
 的。幸。運。卻。也。是。你。們。的。很。大。的。惡。運。因。為。答。應。的。人。
 答。應。道。戈。海。喬。勞。嗎。他。正。在。這。裏。固。然。是。你。們。

有。力。的。聲。音。宣。佈。開。會。的。節。目。或。是。會。議。的。結。果。他。
 又。能。代。替。那。種。做。把。戲。的。人。對。著。大。衆。演。說。或。是。在。
 公。衆。示。威。舉。動。中。對。著。那。些。神。經。太。興。奮。的。示。威。者。
 拿。言。語。去。脅。迫。他。們。他。在。幹。這。等。事。時。必。須。人。家。請。
 他。多。多。的。喝。酒。最。好。把。他。的。頭。撇。下。酒。窖。或。是。塞。入。
 酒。瓶。他。方。覺。滿。意。便。是。日。常。和。朋。友。們。飲。酒。酒。錢。大。
 半。都。是。朋。友。們。替。他。付。給。
 戈。海。瞧。見。來。者。是。般。狄。竟。一。反。往。常。的。慣。例。不。分。
 付。侍。女。拿。酒。來。喝。卻。連。忙。站。起。身。向。著。般。狄。迎。上。前。
 來。又。很。直。率。的。把。伊。抱。入。懷。中。
 一。哈。哈。小。妹。妹。原。來。是。你。這。真。湊。巧。極。了。我。正。在。
 想。念。你。你。恰。巧。來。了。他。拉。著。伊。走。到。這。酒。店。的。後。
 面。向。著。許。多。正。在。喝。酒。的。肩。闊。體。壯。的。人。們。替。伊。一。
 一。的。介。紹。朋。友。們。你。們。須。放。得。規。矩。些。我。領。了。一。





位可愛的姑娘來會會你們。伊是我的妹妹。名喚般狄。但是在我們和老輩同居時。我們都喚伊做播巴。般狄見自家難立在這許多男子們當中。不由得面紅耳赤。覺得局促不安。但戈海仍要和伊取笑。把一隻大手放在伊的額下。把伊的頭往後推起。『你們承認伊是很美嗎？伊是我的小妹。妹啊。伊的面貌不正是和伊的哥哥一般無二嗎？』大眾聽了這話。一齊放聲大笑。因為他們工人的形狀實在相差很遠。似乎並沒有血統上的關係。般狄是身材瘦小。面貌俊美。戈海卻十分粗大。身高足有六尺。開外天生成。的牛也似的胸膛和力士相彷彿的肩頭。『我們縱不十分相像。』戈海自認的說。『但既是一家人。總有幾箇相像的所在罷。』

衆人讓出些地位給般狄坐下。般狄因已來了這一會工夫。神經已不像方纔那般不甯。伊便落落大方。的接取了一杯白酒。戈海又灣下腰。讓到伊的前。低聲的說：

『你來做甚麼？有甚麼需要我的地方呢？』

『我要和你商量一件事。這事定能引起你的興趣。這是我敢斷定的。』般狄回答他。

『幹了這件事。有甚麼利益可得嗎？』戈海的第二句問話。

『我相信必定有的。否則我也不來打擾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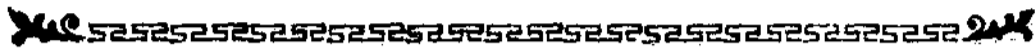
『無論甚麼時候。祇要有錢可以到手。我戈海都肯上前去幹。』他說。『尤其是現在。因為我的事。尙未十分確定。但據我想。總可有幾分定奪了。』

『莫非你已得到一位置嗎？』般狄驚異的問。

戈海把一隻手指按在他的唇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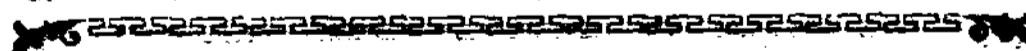
『現在還守著秘密。』他說。『不過在這裏談談。也不妨事。因為這裏的人都知道的。』他忙著喝酒。





停○了○好○一○會○工○夫○方○纔○說○出○他○有○被○僱○為○菜○場○挑○夫○
 的○希○望○他○在○過○去○的○兩○箇○星○期○中○天○天○忙○著○準○備○好○
 在○那○考○試○場○中○獲○到○勝○利○就○在○這○天○的○早○晨○他○曾○在○
 維○爾○旅○社○中○和○人○角○力○也○正○是○為○的○這○事○啊○他○為○著○
 證○明○他○說○話○的○確○實○從○衣○袋○中○取○出○一○張○摺○皺○而○沾○
 滿○了○油○漬○和○酒○痕○的○紙○上○面○寫○滿○了○文○字○和○數○目○字○
 筆○跡○曲○曲○灣○灣○好○像○是○小○孩○子○的○手○筆○他○露○著○驕○傲○
 的○神○情○把○這○張○紙○遞○到○般○狄○的○面○前○「○這○是○一○箇○數○
 學○題○也○是○考○試○的○一○種○你○瞧○呀○用○兩○隻○桶○把○水○倒○入○
 一○座○池○中○每○一○分○鐘○倒○入○二○十○立○特○（○法○液○量○名○）
 而○第○三○隻○桶○卻○把○池○中○的○水○裝○出○來○每○一○小○時○裝○出○
 一○千○五○百○立○特○那○末○若○用○第○三○隻○桶○倒○水○入○池○需○要○
 多○少○時○候○能○把○池○中○倒○滿○」
 戈○海○的○一○箇○朋○友○忽○的○從○旁○插○言○他○名○叫○米○利○對○
 於○戈○海○希○望○考○取○的○這○箇○位○置○也○是○懷○著○非○常○的○熱○

望○
 「○需○要○多○少○時○候○你○纔○能○夠○拿○酒○裝○滿○你○的○肚○皮○
 呢○」○他○問○又○縱○聲○大○笑○
 戈○海○用○一○隻○拳○頭○在○桌○上○重○重○的○敲○了○一○下○
 「○這○是○很○重○要○的○談○話○你○休○得○取○笑○」○他○說○仍○掉○
 頭○朝○著○他○的○妹○妹○伊○問○他○這○箇○數○學○題○可○曾○算○出○答○
 案○不○曾○他○答○道○「○總○算○有○了○可○是○著○實○費○了○我○的○心○
 血○數○學○和○這○一○類○的○要○費○心○思○計○算○的○事○情○我○向○來○
 不○會○弄○慣○這○是○你○曉○得○的○我○為○著○這○箇○數○學○題○坐○在○
 維○爾○旅○社○的○大○客○堂○中○伏○在○桌○上○書○算○足○足○費○掉○了○
 一○箇○小○時○——○也○許○還○不○算○太○久○罷○我○直○累○得○渾○身○
 大○汗○比○較○捐○著○四○百○磅○重○的○東○西○再○要○吃○力○得○多○」
 這○酒○店○裏○的○一○班○酒○徒○都○準○備○著○要○走○了○時○間○很○
 快○的○過○去○到○了○六○點○鐘○時○那○第○二○種○的○考○驗——○考○
 驗○體○力——○就○要○在○魚○場○中○舉○行○了○米○利○已○把○他○自○



家的帳目付清。戈海卻無以應付。般狄料知他的心事，便取出一箇值十佛郎的銀幣給他付帳。那餘多的數目就存在酒店裏。給他下次再來喝酒。戈海見了眼光中露出感謝的神情，隨即和伊一同走出這家酒店。

★ ★ ★ ★ ★

這種選菜場挑夫的考試，每年舉行一次。期間總是在九月底，卻是一樁大事。應試的人年年都是很多，但選額祇有二名，或是三名。有時候，或且祇選一箇額數，既少，位置又好，無怪乎每年考試時，應試的人們都有一番劇烈的競爭了。考試的科目有二種：第一種是考試智力，包括默書和答覆一箇簡單的問題。第二種是考試體力，應試的人各人揹著一袋三百磅重的肉，走過二百碼的路程。那一箇人費時最少，那一箇人便佔優勝。

六點鐘已到了菜場中的婦女們，都沿著邊道坐的坐，立的立，場中懸掛著很多的旗幟。那班賣貨人和商店的店主，都預備下許多椅子，各自坐定。他們的助手便站在他們的背後，那些叫賣人和打掃夫也都雜立在當中。在場的後面也站著三四排普通的觀衆，人人都是非常熱烈的觀看。這樣有激動的性的考試。

這二百碼長的道子，曾經過精細的打掃。各種障礙物都掃除得乾乾淨淨，尤其是橘子皮、高荳莢和那種腐爛的菜蔬。因為這些東西都能使那應試的人在負重疾走時，脚下踏著了滑，跌倒地。維爾旅社的一位高級職員和三箇上級的菜場挑夫組成一箇監考委員會，又有自轉車聯合會的二位職員是專管終點紀錄的手，裏都拿著度時表。要紀下各箇應試人到達終點的時刻。



般狄也。雖立在大衆當中，伊曉得那種虛偽的禮貌在這種地方是用不着的，而講話也可自由得多。伊掉頭朝四下裏瞧着，一眼瞧見一箇非常特異的人。他雖是站在那最後的一排，因他身材高大，望過去仍比別人高出半箇身體。他是坐在一輛古舊的三輪腳踏車上，這輛車子著實引起大衆的注意。

「鮑四兒」有一箇人高聲叫喊，原來鮑四兒這人是一箇很有聲名而出色的人物，人人都曉得他的名字。『你坐着的這輛三輪腳踏車，是不是買塞拉的呀？』鮑四兒用該諧的語調回答了幾句，又張開嘴大笑，險些兒沒把他的鬚髮笑掉。他再向著別人說笑了一會，完全是奧汾涅地方的音韻。有人附著般狄的耳朵，低聲講話，伊忙掉頭瞧着。見是一箇身體強壯，年約二十五歲的男子，穿一件藍色的寬闊的大衣，頸間圍着一條紅色的手帕，頭

上戴了一頂便帽。瞧他的身段，分明是箇孔武有力的人。衣服雖是簡陋，他聰明的面貌和莊重的神態，卻絲毫不受影響。般狄便向他點了點頭，二人隨即互相的說了幾句普通的應酬話。

「你也許要知道我的名字，我名叫札洛。」這男子說。

般狄又點了點頭。

「我名叫播巴，又叫亞麗司，隨便你喚。」伊露出一些驕傲的神情，又道：「我是戈海的妹妹。」

從人叢中忽的發出一陣低微的叫喊聲，原來米利已上前，應試了他。走上前去時，步武迅速而不亂，挺凸的胸膛直發出前，面強壯的四肢，更奮的向前擺動。他的廣闊的肩頭和強健的頸上，攜着一隻很大的肉袋，足足有三百磅的重量。他一些不遲疑，腳下也一步不停，走過了這二百碼的道子，彷彿毫不





困難的達到終點他在監考委員的面前站著一會兒表示他的裸露著的胸前的筋骨胸上雖是汗如雨下他卻並不氣喘彷彿這樣的重量並不放在他的心上鼓掌和叫好聲立刻四起但隨即又寂靜了。人人的眼睛又都凝視著那箇發動點這次是挨著戈海上前應試了。

戈海的形狀確實是動看他的步伐和米利大不相同卻很像是一位體操教師大眾見了不由得叫了聲好瞧他這副神情彷彿他能很容易的戰勝剛纔那箇應試人誰知這隻大肉袋剛放到他的肩上一他身體竟搖蕩起來在開始起步之前他先重重的吁了一口氣似乎已感覺到這重量的過分的壓迫了大眾隨即又都很驚異見在他腳踏的地方有一塊濕印原來他曾踐在一塊橘子皮上但是他仍能循著這隻重袋很當心的用整齊的步伐走完了這

條道子

★ ★ ★ ★ ★

二小時後考試的結果已宣布了戈海和米利成績相等走過那二百碼道子所費的時間二人正是相同究竟選用那一箇只得拿第一種筆試的成績作為最後的決定因為今年的菜場挑夫的缺額祇有一人啊。

般狄很惱悶的和旁邊的人談論戈海在考試時所遇的那種不平有一箇男子身穿一件破舊的黑色外衣領頭翻起直齊到他的下巴油膩的髮上戴一頂跑馬的帽子他很疑切的望著般狄彷彿對於伊說的話表示同情般狄因為心中有事並不會留心到這人的神情這人正是札洛正是在兩小時前和伊談話的那人。

「請走過來」他說一手牽著伊的衣袖「你的





哥。哥。正。在。等。候。你。你。知。道。嗎。』他。因。為。伊。不。肯。隨。他。
就。走。便。湊。近。伊。的。耳。朵。低。低。的。再。道。『那。人。是。一。箇。
面。貌。醜。陋。的。惡。徒。瞧。了。真。是。難。受。』
『他的確是非常醜陋』般狄承認的說隨即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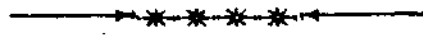


露。出。看。護。人。的。口。吻。又。道。『你。曾。注。視。他。的。面。色。嗎。
他。定。然。有。病。面。色。完。全。發。青。無。病。的。人。怎。會。這。樣。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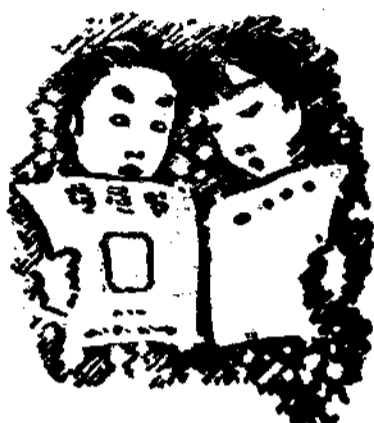


東·在·陶· 錄古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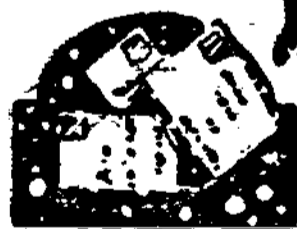


國語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此雖快意之談。實亦傷心之語。勢利場合。古今一邱之貉。千態萬狀。醜怪難宜。即如田蚡自以丞相尊貴。坐其兄東向。勢利中於家庭如此。予親視達官修定省之儀。而雙親震動。無異靈光驟棄。芒刺在背。又如淵明乞米。到門詞拙。然尚有門容其到。優於閉門羹多矣。蓋有骨肉至親。而難見如鬼者。或就蘇秦語而互易之曰。富貴則父母不子。貧窮則親戚畏懼。尤沈痛也。





情書公佈欄



□ 伊嫁了



綠 綺女士：

這不過是白日的夢吧！

實則『青年男子那個不善鍾情？妙齡女子那個不善懷春？』這是我們人生中之至聖之神(God)偽道德家對戀愛祇是加以嚴酷的惡評，有誰肯承認呢？

上帝造了男子之後，說：『人類單獨的生活着是不好的，我來爲他造

一個適於他的輔助者吧。」於是，就造了一切禽獸，和綠樹仙花，使人接觸着音樂的美味，藝術化詩化的生活！上帝覺得已盡了他的責任了。後來，發現了亞當的寂寞 (ALONE)，沒有一個適合他的輔助者，上帝又躊躇起來；打算了好一回兒，才實現人類的幸福：他教亞當睡着，從亞當的身上抽出肋骨來造成女子；亞當配偶的就是夏娃 (EVE)。亞當這時才喜道：『這才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世界上的男女於焉產生，因男女的力的總和，才創造了這個世界！

希臘有一段神話，說：『男人和女人，祇是一個人的兩面，把一男一女配合起來，才算是真正的一個完善的人！』

哥德 (Goethe) 說：『沒有愛情的世界，就是沒了光亮的神燈！』

雪萊 (Shelley) 在他著的阿拉斯忒的序上說：『若對於世界一無所愛，一無所望，也不喜人之喜，憂人之憂，像一塊乾燥的泥沙一般，缺少了同感之情，這其實是『是人而非人，』他們不能爲人之父，不能爲人之

友，也不能爲人所愛，他們在精神上是死的。」

因爲這類舉不盡的名言，教我們去「戀愛；」我也覺得人類不去戀愛，生命是麻木的，機械的，人生還有什麼意義？我又覺得我不去戀愛女子，我就是一身渾是膿血包裹着的大骨頭，此生還有什麼價值？所以當我到十三歲的時候：情感衝動發育開始，就愛上了租居我們家裏的徐綺萍姊姊。綺萍姊姊比我大二歲；伊的面貌具天然的美色；伊的性情溫柔到一百二十分而又活潑得很，我倆實行「天真的戀愛！」我倆的歷史，三當然不是這一封信可以完全告訴你，現在從畧寫在下面：

天真的戀愛是最甜的！我十六歲，伊十八歲時，也是很甜的；伊答應我的婚約啊！我們這時不脫刻板生活：「花前月下，促膝深談！」「吟詩玩琴！」「輕歌柔舞！」綜之，極盡愛的甜味就是了。

綠綺！下面的請你預備了手絹再讀！

「好夢不久啊！」綺萍答應了我的婚約，可是伊的父母沒有允許呢！

「生生分離」啊！唉！終於伊的父母太勢利，雖然我並不是窮家子，可是豪富的正多着哩！伊嫁了！

但是，警人的幻變！去年——伊已嫁了四年——伊突然與不願的丈夫離異了，伊要嫁給我，我因父母的留難，祇能同伊商榷，這時，就引起了海上出版界諸先生的批評我，且「新新」日報因之而開筆戰。

但是，「白日的夢」！我終竟還不明白伊爲甚麼又丟下我了，伊又嫁了，到廣州去了！算吧！我的生命完了！唉！完了。

十八年的一月三日，我仍告別愛讀我的作品的朋友們，我決意去廣州一槍打死伊，再一槍完畢我的生命！

世界上似乎沒有我了！地球都混暗了！

但是，我謝謝海上著名作家劉恨我火雪明周無礙張資平周全平這一班朋友，他們勸醒了我，給我新生命的路途的南針。

一時他們替我徵求同病的女友，而都署了我的名字！

我自己也醒了，愛是快樂而受我們歡迎的。爲什麼要死在快樂的愛上

！
伊嫁了！我不妨另覓我的愛，再尋我的未來的未婚妻！

綠綺！你懂嗎，上面的話，我現在都告訴你了！

你真誠嗎？好極！但是我怕喲！我怕世界上尋不出真誠的男子或女子來！

唉！這話太錯亂了！這是白日的夢吧！

玉照收到了，我藏在貼肉的襯衫之內，我要寶藏着！寶藏着啊！

我的照片，都在一月三日燒了，現在你要；停幾天攝一張再寄上吧！

你問我接到你第一封信爲什麼正在憤悶，因爲我這次徵求同病的女友，受到許多頭腦簡單的，思想卑劣的男子的欺騙，所以筆不由主的寫在那封信裏，請你原諒！

希望你三天給我一封信！

一再不敢寫下去了，再會吧！祝你以後和我一樣常常快活——但是我不知能否常常快活！

綠綺我還有一個報告我在下月十七左右，想到湖州來！你能陪我玩嗎！哈！哈！

萍霞上

女士呀請你拿我從庸人的地位擡至超人的地位上去罷

▽▽
靜女士：

在你開始看這封信以前。請你不要懷疑。一個陌不相識的男子會寫信給您呢。也不要怒惱。因為這種全是十七世紀的受禮教壓迫的女子應為的事。女士是受時代潮流的洗禮不應再有這種思想。我自信這些話是廢話。因為女士是溫文爾雅的一個女學士。決不會懷疑怒惱。而不看完這

封信呢。

五月四日的愛國運動。女士和我都是參加的。因為向知女士是一個才德俱全的女學士。所以我到了場。格外注意女學生中的您。終究在下半時看見了。那時的情景恐怕只有以木雞來比喻我吧。那呆的原因。是一半兒爲了女士的婀娜的姿態。一半兒爲了女士的美麗的面貌超過了我所希望的一百二十倍以外。女士呀。我雖不算漂亮。不知道你有不有同情之感呢。

常常聽見同學的閒談。說你的玉貌。够稱得西子重生。而你的學問。也能說道韞再世。至於你的品性。更是溫柔淑順得很。不像時下新派的女學生般。一味浪漫。而又不像腐舊的女學生。板着面孔。像孔老夫子般的不可侵犯。

現在女士的玉貌。已經我自己鑒定。同學們的說話是不撒謊的了。女士的學問。教員在上課時也常常說男生班中。沒有再比女士更優的了。

那麼品性一層。同學們的說話也一定對了。如此智德體三育俱優的人。可說是女界絕無僅有的。

平常聽得人家說。「承一個才貌雙絕的女子的青睞。這一個人一定可以說是超人。」女士呀。請你拿你的偉大的力量。將我從庸人的地位。擡到超人的地位上去吧。

如何如何。急切盼你的玉音。祝你的
康樂。

G. Y. Woshow Shen

□ 我的靈魂便不期然的飛到了你的身旁



慧
妹妹：

在理，真是很冒昧的，很不應該的。你接到我這信的時候，不是很奇怪的嗎？不！一點不！但是，你要奇怪，我也顧不得了。因為邂逅相逢以後，每當月明之夜，風靜之時；你的笑貌，與垂出袖外的柔腕玉手，

映着滿頭烏黑的短髮，鵝蛋形的臉；一一印在我的心靈上，宛然如在我的面前，如影戲一幕幕的過去。同時我的靈魂，便不期然的飛到了你的身旁；以至食宿之間，睡夢之中，也是一樣。你的魄力偉大，竟如磁石引鐵，琥珀拾芥，有同等的魔力，怎樣能叫我忘記。你的影象，深印在我心中，就是傾長江之水，也難以洗去，所以我冒昧的寫這信與您。

我寫這信，不是貿然稱你慧妹嗎？慧妹！你可允許我這樣的稱呼嗎？這樣的稱呼，在你，並沒有知曉，但是，我呢？一天之中，二十四小時之內，一千四百四十分之間，不知要喚幾千聲，幾萬聲！您不要說我染了歇斯得里的病，那就罷了。

慧妹，自見了您，我的眼前，常見你的幻象，我的腦筋，完全裝滿了你的倩影，所以我寫這信，作我的全權代表，向你訴說一番。至於我的手，我的心，我的一切，我的一切的一切，都成爲木偶了。

慧妹，我寫這信與你，要求你答應我……你是聰明伶俐秀外慧中的，

對於這點，大約總知道了吧。並且求你即刻答我一信，免我掛念。信中的話，如何說法，祇要答我，我總十二分歡迎，一百二十分歡迎。至於別的一切的話，恕我暫時不告訴你。就此祝你
身體康健

學業日進

Your Jo D.

□ 然吾愛妹之心十餘年如一日



吾至親愛之蕙妹乎。溯自吾二人為環境所驅迫。作分飛之勞燕

。條已十載。妹當亦知妹心中之愛人尙在人間。惟已與此萬惡世界絲毫無可戀之處。積十餘年之經驗。及所得社會之待遇。恨不能持青霜劍。斬盡人世之衣冠禽獸。吾則亦當披髮入山。去濁世愈深而愈安。但有一物。牢印五衷。歷萬世不能磨滅。於遭遇更苦之後。而其印像更為深刻

者。其爲吾妹之倩影乎。

嗟夫吾愛。吾二人在此十年之中。曾數數相遇。奈束縛於偽禮教之下。以致吾二人心中。雖藏有千言萬語之積緒。末由傾訴。僅藉四目互視之力。以通情愛於萬一。酷者蒼天。既生吾二人矣。使相逢而相愛。瞬又強之以分離。此種精神上之痛苦。無可描寫。但吾二人之戀愛。乃因之而更堅。蓋凡事阻力愈多。其成就後愈難毀壞。他日吾二人之圓滿情史。當爲情場中之最有價值者。愛吾如妹。必與吾同具此心也。

吾至愛之妹乎。妹於此十年內。親與萬惡之社會。作殊死之抵抗。而得目前之處境。在外表上頗爲旁人所羨慕。此皮相吾妹也。以吾蒙愛之切。故知妹亦深。妹之品學操守。均非時下新女子所能企及者。妹今之地位。吾可斷言。決非妹之心願。實出於不得已耳。吾至愛之妹乎。試回憶十二年前之正月望日。此最有價值之紀念日。吾二人初次相逢。吾敢指天日以宣誓。當時對於天仙化人之吾妹。不敢生絲毫妄念。何如宿

緣天成。妹付吾之一片真誠。使吾無法推辭。吾曾考慮再三。不敢貿然用情。因男女之間。一生情愛。如春蠶之作繭。自縛而已。况吾已使君有婦。蓋吾爲專制婚姻下之犧牲者。在與吾妹相遇時。吾已迫於慈命。娶婦近一載。感於吾妹之真情。不敢相欺。爰將已娶之苦衷。明陳於吾妹之前。冀吾妹或可移愛於他人。孰知吾妹爲巾幗丈夫。聞之了不在意。且愛吾愈摯。噫。人非木石。何以堪此。吾於感激之餘。曾書有「悔不相逢未娶時」之句以示妹。而妹亦慨然曰。「吾倆爲真愛情之結合。非在此種形式上有所爭競。我決行我素志。」時吾妹年方三五。而其見解竟非普通女子所能及。其於吾二人之戀愛。實抱有絕大決心。從此吾對妹愈尊重感激。各以海可枯石可爛。情愛決不可滅之語。互相勉勵。雖戀愛之熱度。達於極點。每日入必同坐。出必同遊。於雙方人格。頗知尊重。絕無絲毫邪念發生。此則於吾二人之外。上天定能鑒之。吾既爲妹之至情所感。因不避艱辛。不顧利害。毅然以保護吾妹爲己任。孰知

好花不長。明月易缺。美滿之情侶。易招物忌。至第三年春吾爲保全吾妹之令譽。及爲環境驅迫起見。於慎重思量之下。忍痛與吾妹分離。除此實鮮善策。此卽吾抱恨迄今。自問萬分有負於吾妹者。當時吾於憤懣之餘。早決一死以謝妹。自問昂藏六尺之大丈夫。竟不能庇護其維之一愛人。致爲強暴所迫。卒亦犧牲於專制婚姻之下。嗟夫。吾至愛之妹乎。時吾精神之痛苦。較之囚人之宣判死刑爲尤甚。又恐吾妹於吾二人分離後或發生意外。故只得含悲相慰。吾固知妹當時中心所感之痛苦。固亦不亞於吾。流淚眼看流淚眼。斷腸人慰斷腸人。吾二人當日之情形。永永不忘。而吾以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又不獲卽死。偷生至於今日。十載以來。奔波南北。浪跡江湖。耿耿此心。以期前之有負於吾妹者。終思有以補吾之愆。而圖報吾妹之深情於萬一。詎數載經營。非特毫無積聚。卽祖遺微產。且耗去大半。因之同胞骨肉之間。亦起參商。嗟夫。吾至愛之妹乎。吾十年來所遭之否塞。實愧以相告。然吾二人差可自

慰者。卽吾妹愛吾之心。終始如一。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吾妹旣抱有絕大決心。則他日之圓滿。自在意料之中。吾雖作客異鄉。身處數千里之外。山川阻隔。天各一方。然吾愛妹之心。十餘年如一日。固無時無刻。不神馳於吾妹左右。卽夢寐之間。亦與妹同遊同息。一如往時。及孤枕夢回。形單影隻。回憶前情。恒至淚濕衾枕。嗟夫吾愛。吾持百折不撓之志。排除障礙。終有以達吾二人之目的。世間除吾之慈母幼子外。吾所視爲更重於吾之生命者。吾愛一人而已。此非吾欺妹之語。證之已往之事實。妹定能信吾之言行如一也。後會有期。萬望善自珍攝。毋以吾爲念。

蒙愛至深者許大圭寫於四川遂寧軍次端節後二日

位地通普	裏封與頁底	位地	廣告價目											
元五十二	元十六	面全												
元五十		面半												
而	另	刷	別	他	及	印	紙	用	年	登	目	期	係	以
職	行	須	印	特	其	以	色	彩	或	全	如	價	每	上

中華民國十八年九月五號出版

紫羅蘭第四卷第六號

編輯者 周瘦鵑

印刷者 大東書局
上海福州路一百號

發行者 大東書局
上海福州路百十號

分發行所 大東書局
北平 遼寧 漢口 長沙
廣州 梧州 汕頭

大零 洋售 三每 角册	郵費		目價	數册	期時	定報價目
	外國	內國				
	四分	一角六分	元六	冊四廿	年全	
	七分	角三分	元三	冊二十	年半	

遊清復暑
風下在人何倖僥



購用無敵牌香水精注意

本牌現在特製一角玻璃瓶裝香水一樽
形式均與正牌無異
正牌香水一樽裝一角玻璃瓶
藍加律但與正牌無異
商標以色高貼於正牌
別各標界注意

總發行所上海南陽橋家庭工業社

外圍印紅色
中心印藍色
白字均凸出

無此貼者
均係偽品



南京圖書館藏



一角正牌小香水
銀色膠壳封口



一角單料小香水
無色膠壳封口